



詩經說約

15

□ 12
3510
8



門口 12
號 3510
卷 8

野

詩經說約卷之十五



小夏之什二之五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參訂

也 乙夫刺幽王

夏六疾威敷于下謀猶回適何日斯泯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
視謀猶亦孔之墮

賦也夏幽遠之意敷布猶謀回邪適僻沮止臧善覆反叩病也
○大夫以王惑於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言夏天之疾
威布于下使王之謀猶邪僻無白而止謀之善者則不從而
其不善者反用之故我視其謀猶亦甚病也
疏義違善從惡所以為邪僻之謀而視之使入甚病也

昭和29年5月6日
今田竹千代氏藏

麟按集傳用叶于封反。疏義使人入字。即經文我視我字。集傳視其其字。即上文使王。王字。○字彙用又叶以中切音庸。易乾初爻勿用叶潛龍。列子天地無全功叶萬物無全用亦同。○古義沮讀如組。總古翻與土俱。磨韻從用。叶冬韻。叶趙頤光云。當通作窮。窮之為言困也。故爾雅以為病。廣雅以為勞也。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其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賦也。淪淪相和也。訛訛相詆也。具俱底至也。○言小人同而不和其慮深矣。然於謀之善者則違之。其不善者則從之。亦何能有所定乎。

疏義淪淪相和訛訛相詆者。面相和而背相詆也。同而不知其

慮深矣者。陽與而陰排之。深為自全之計也。

輯錄謝氏曰。習俗如以亦其可哀。

太全豐城朱氏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即所謂謀臧不從也。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即所謂不臧覆用也。但上章指王而言。此章指小人而言。

麟按集傳哀叶於希反。底叶都黎反。古義支韻。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賦也。集傳也。○卜筮數則瀆而龜厭之。故不復告其四圍之吉凶。謀夫衆則是非相奪。而莫適所從。故所謀終亦不成。蓋發言盈庭。各是其是。無肯任其責而決之者。猶不行不邁而坐謀。

適。謀之。雖審。而亦何得於道路哉。

鄭箋猶圖也。

嚴緝易曰。再三瀆瀆則不告。卜筮既數龜亦厭之。不復告其所

圖之吉凶。言卜筮不中也。謀事者雖多而不能斷。則惑於議論

之不定。是以不能有所就。發言滿庭而無敢決然任其責者。謂事

若不成。則咎有所歸。故皆持兩端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洪範云。謀及卜筮。夫謀貴乎博。故謀及卿士

謀及庶民。今乃以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者。蓋彼之所以謀。不過

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則一人而已。而此之所謂謀夫。則是各

主其謀。故是非相奪。莫知適從。所以其謀終亦無所成就也。

麟按。黃文裕曰。發言盈庭。即所謂謀夫孔多也。誰敢執其欲。以

謀之所以不成也。集傳蓋字承下之意。如以文裕又曰。誰敢執

其咎。所謂不行不邁也。謀夫孔多。發言盈庭。所謂坐謀所適也。

是用不集。所謂是用不得于道也。集傳猶字承下之意。如此告

猶之猶。叶于救。反集。韓詩作就。叶疾救。反道。叶徒候。反。古義省

韻。沈無回曰。我龜。一句是極狀謀猶煩瀆之象。非真屢卜也。

以起下句耳。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木猶是經。維適言是聽。維適言是辨。

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賦也。先民古之聖賢也。程法猶道經常潰遂也。○言哀哉。今之

為謀。不以先民為法。不以大道為常。其所聽而爭者。皆淺末之

言。以是相持。如將築室而與行道之人謀之。人人得為異論。其

能有成也哉古語云作舍道邊三年不成蓋出於此

鄭箋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

孔疏民者人之大名其實是聖賢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猷猶字通用故前章猶訓謀此訓道而

微猷與秩秩太猷又皆作猷亦訓道

本帖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于奔走祖以白法盤庚殺越

人于貨亦同

麟按不潰于成謂成其室始不得于道可見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庸或艾如彼流泉

無論齊以敗

賦也止定也聖通明也盬大也多也艾與父同治也淪陷胥相

也○言國論雖不定然有聖者焉有否者焉民雖不多然有哲

者焉有謀者焉有庸者焉有艾者焉但王不用善則雖有善者

不能自存將如泉流之不反而淪胥以至於敗矣聖哲謀庸艾

即洪範五事之德豈作此詩者亦傳箕子之學也與

疏義或聖或否言是非明著可見也○能別聖否則不惑邪謀

矣能用哲謀庸艾則是斷以從善矣不然則邪謀之致敗也必

矣○聖人之德五者咸備此則人各有其一德○按書庸艾哲

謀聖蓋以五行為序故與此不同

大全慶源輔氏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豈有無才之世哉

故告之以國論雖未定而人民之中有聖與否者焉人民雖不

多而有哲謀庸艾者焉但患王不能用之耳王不能用則雖有

五者之才皆將如泉流之不反而相與淪陷於敗故以是戒王
 庶其能愛護而扶持之無使至於此極也由是觀之則作是詩
 之大夫其心量之廣大志慮之深長學問之博洽皆可見矣觀
 此章及第三章則其有得於箕子之學蓋深矣○安成劉氏曰
 箕子陳洪範九疇其二為貌言視聽思之五事貌之德恭而作
 肅言之德從而作人視之德明而作審聽之德聰而作謀思之
 德睿而作聖其次序與此不同者彼以人事發見先後為序此
 則便文以叶韻耳
 通解或聖或否語氣還重聖字其意蓋以或有聖者或有否者
 夫豈皆否者哉
 講意靡止即上謀夫孔多致言盈庭國論不定之意也或聖或

否言雖未必其皆聖亦未必其皆否而衆言之中固自有聖人
 之可從者矣靡靡是飢饉薦臻戶口虛耗之謂也聖者五者皆
 是人之善人之善者其謀必善不可就以此五者作善謀說
 亦帖貌恭則氣象嚴整誓頑起懦故肅言從則合行人順故又
 視明則知見徹故若聰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
 無不通故聖○五事之德王如用之則聖者可以資啟沃哲者
 可以職論思謀者可以集計議而肅者又者可以範威儀而備
 顧問矣○如彼句就賢人言王不用則善不能自存而消沮于
 屏棄斷喪於流落如泉流之性而不返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乃淪胥以敗乎敗謂國事也○徐士勣曰朝廷之謀議閔社
 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天疑則使公卿以下襍議故治河之

詩經說

卷之五

四

詩經

議不決遂致滔天之患蓋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靈州其議之者非一人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國亡家之禍孰有不始于國是之不定者乎

麟按六帖止否無謀為一叶艾敗為一叶然集傳止否一叶無謀一叶艾敗一叶凡三轉韻也否集傳叶補美反無集傳音呼釋文疏義木全俱大吳反釋文又云靡靡韓詩作靡靡猶無幾何疏云王肅讀為撫喜吳反大也無大有言少也謀集傳叶莫徒反艾讀如字○字彙謀林切音枚胎如地無又辰胡切音呼大也巧言亂如以撫同艾牛蓋切音礙然此以人治為我○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王出
大夫陳幽

如履薄冰

賦也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如馮兀然也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亡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為憂也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懼及其禍之詞也

既義惟其感之而不知不斷之為害也故詩人危之如此上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憂禍不可救以章以其不明不決而恐禍不可避也

大帖張叔翹曰莫知其他固是指喪亡之禍但詩人語氣含蓄說者只以隱憂伏禍言之便是

詩經

卷之五

六

詩經

小良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蘇氏曰小良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以別其為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太雅者謂之召是

大明獨宛弁闕鳥意者孔子刪之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即用其舊也

大夫刺幽王也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興也宛小貌鳴鳩斑鳩也翰羽戾至也明發謂將旦而光明開發也二人父母也○此大夫遭時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故言彼宛然之小鳥亦翰飛而至於天矣則我心之憂傷豈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發不寐而有懷乎父母也言此以為相戒之端

通解言鳴鳩雖小而戾天努力然也况我心之憂傷而能不忘昔之先人乎見物既然人不可以不然也

麟按此與集傳說四句取興只是論其理下明發二句方實言之故為另轉疏義謂二句與四句者非是○天集傳亦叶鐵因反先人二人則俱謂父母也古義真韻

人之齊聖飲酒温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弔賦也齊肅也聖通明也克勝也富猶甚也又復也○言齊聖之人雖醉猶温恭自持以勝所謂不為酒困也彼昏然而不知者則一於醉而日甚矣於是言各敬謹爾之威儀天命已去將不復來不可以不恐懼也時主以酒敗德臣下化之故此兄弟相戒首以為說

嚴緝今日壹專也壹醉專務酣飲也陳氏曰富益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昏亂於酒則必自喪其威儀故相戒各自敬

謹我身之威儀天命不又蓋言不可恃天之常如以會有禍亂

生也人能敬我身之威儀則能敬天矣天豈在外哉世義精矣

○豐城朱氏曰齊則整肅聖則通明整肅者必不以酒而喪義

通明者必不以酒而敗德所以能溫恭自持以勝也彼昏不

知者反是吾兄弟安可以不敬乎敬則天命為可保不敬則天

命為難待其戒深遠矣

通解敬儀且須潤說而歸宿於不為酒困

麟按集傳富叶筆力反又叶夷益反

○中原有葛藟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以之

興也中原原中也菽大豆也螟蛉菜上小青蟲也似步屬蜾蠃

土蜂也似蜂而小腰取葉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為其子

式用穀善也○中原有菽則庶民采之矣以興善道人皆可行

也螟蛉有子則蜾蠃負之以興不似者可教而似也教誨爾子

則用善而似之可也善也似也終上文兩句所興而言也戒之

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為善也

疏義庶民采之言民皆可采也似之使之似已也○以章既以

其可公共之理為興又以其可變化之理為興

大全釋文曰蜾蠃即細腰蜂○本草注曰雖名土蜂不說土中

為窟謂榿土作房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祀變成已子嘗

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兩負蟲却在子下榿者榿祝

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兩負蟲却在子下榿者榿祝

折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米大兩負蟲却在子下榿者榿祝

音呪

麟按名物疏法言云頤齡之子殪而逢果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此章以四句興二句然實以兩意興兩意○集傳采叶以禮反負叶蒲美及似叶養里反古義紙韻

生

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風興夜寐無忝爾所與也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載則而汝忝辱也○視彼脊令則且飛而且鳴矣我既日斯邁則汝亦月斯征矣言當各務努力不可暇逸恥禍恐不及相救恤也風興夜寐各求無辱於父母而已

鄭箋題之為言視睇也則飛則翼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

行也

嚴緝他鳥飛則不常鳴唯脊令耳飛且鳴口翼俱勞無有止息可以入而自暴自棄者乎

通解邁與書邁種德之邁同當訓行征與易彙征之征同當訓進日行月進正是各務努力處

麟按脊令飛則鳴行則搖集傳凡兩見然在原當主行則搖此處主飛則鳴也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哉填寡空岸空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興也交交往來之貌桑扈竊脂也俗呼青背肉食不食粟填與真同病也岸亦鰥也韓詩作犴鄉亭之鰥曰犴朝廷曰獄○扈不食粟而今則率場啄粟矣病寡不空岸獄今則空岸空獄矣

言王不卹曰寡喜臨之於刑辟也。然不可不求所以自善之道。故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

孔疏素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齒曲食肉喜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青雀也好竊人脯肉脂及膏故曰竊脂也。

木全坤雅曰素臈有二種青質者齒曲食肉好盜脂膏素質者共翅與頰皆有文章所謂率場啄粟有鶯其羽者也。安成劉氏曰字書云犴一作豺豺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六帖安字字意與糾糾葛廢可以履霜可以字同。麟按握粟亦點景語不必自言貧窶之甚。

温温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也温温和柔貌如集于木恐隊也如臨于谷恐隕也。輯錄謝氏曰温温而恭者謙和之人也惴惴而小心者畏謹之人也。

木全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慶源輔氏曰温温恭人惴惴小心皆指他人言也戰戰兢兢則自謂也言今處亂世温柔恭敬之人則如集于木而恐墜也惴惴小心之人則如臨于谷而恐隕也我其可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哉。麟按始補氏說則前篇末章之不敢暴虎馵四句亦謂它人戰戰兢兢三句則自謂也疑是一人之作。上言災起無妄而謀之於神則畏途局脊亦云甚矣然末章卒求孔法于恭人小心故

詩經說

卷十五

七

戰戰兢兢

知巧於趨避君子亦終置勿道也。○敬慎尤立身之本在謹嚴教子之上。

小宛六章章六句

此詩之詞最為明白而意極懇至說者必欲為刺王之言故其說穿鑿破碎無理尤甚今悉改定讀者詳之

弁彼鸞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知之何

與也弁飛附翼貌鸞雅鳥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鴨鳥斯語詞也提提羣飛安閒之貌穀善雁憂也。○舊說幽王太子宜臼被廢而作此詩言弁彼鸞斯則歸飛提提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于憂則鸞斯之不知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者怨而慕也

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

舜跖也于夏夫曰父母之不戒愛於我何哉蓋如以矣心之憂矣云知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詞也

毛傳鸞卑居卑居雅鳥也

釋文卑本亦作鴨同音匹又必移反

孔疏鸞卑居釋鳥文也卑居又名雅鳥以鳥名鸞而云斯者語辭猶兼彼蕭斯莞彼柳斯

疏義物得自如人不知物故以起興

大全朱子曰舜之怨反諸身以求其所未至小弁則自以為無罪矣此其所以不同也欬問此詩只我罪伊何一句與舜於我何哉之意同至後面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分明是怨其親却與舜不同曰作小弁者自是未利得舜地位

蓋亦常人之情耳。只我罪伊何。上面說何辜于天。亦似自以為無罪相似。未可與舜同日語也。

通解民莫不穀。謂其皆有父子之親也。我獨于雁。謂獨得罪于父而憂也。

麟按言羣飛安閒。則無一驚之不安矣。民莫不穀而我獨于雁。是生人之類有不齊也。此反興之義。○集傳疏義木全後四句俱無音叶。然六帖通章作一韻。則魯詩世學何益音奚解亦同也。但始巧言末章例。則謂通章一韻者。當以斯提雁伊之為叶韻。在兩何字之上。必先傷所未發。

○張敬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惴惴如擣。假寐永嘆。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疾如疾首。

○興也。張敬周道。鞠。平易也。周道。大道也。鞠窮。思擣。春也。不脫衣冠。而寐。曰假寐。疾。猶疾也。○張敬周道。則將鞠為茂草矣。我心憂傷。則惴惴如擣矣。精神憤耗。至於假寐之中。而不忍永嘆憂之之深。是以未嘗而老也。疾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

○疏義平易之路。一或塞之。則生草。憂傷之事。一或念之。則痛心。是皆先事而致慮之之意。且以一廢一舉相對也。

○大全墨山。謝氏曰。惴惴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亦長吁。故曰假寐。永歎。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維憂用老。○孔氏曰。疾首。頭痛也。○慶源輔氏曰。維憂用老。非特能老人也。又能使人病。故又繼之以疾如疾首。頭痛最巨。

○悉疾如疾首。則其病甚矣。○豐城朱氏曰。此章憂之一字。凡三

詩經疏義 卷之五十五 小雅 詩經疏義

詩經疏義 卷之五十五 小雅 詩經疏義

詩經疏義 卷之五十五 小雅 詩經疏義

詩經疏義 卷之五十五 小雅 詩經疏義

言之怒身如搏憂之而至於痛也維憂用老憂之而至於衰也
疾如疾音憂之而至於病也
麟按集傳章叶以苟反搏叶丁口反老叶魯口反皆叶就首字
也古義有韻

○維親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離于毛不離于裏
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與也柔梓二木古者五畝之宅樹之牆下以遺子孫給醬食具
謂梓
罷用者也瞻者尊而仰之依者親而倚之屬連也毛膚體之餘
魚末屬也離離也裏心腹也辰猶時也○言柔梓父母以種尚
且必加恭敬况父母至尊至親莫不瞻依也然父母之不我
愛豈我不屬於父母之毛乎豈我不離于父母之裏乎無所歸

○魯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時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孔疏父之所樹以假之於人非謂幽主所樹柔梓○人體皆
毛生於表而裏在其內毛在外陽裏在內陰以父陽母陰故假
表裏言父母也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
之氣歷母而生也○此太亨為父所故耳非母故之而并言母
也以人皆得父母之恩故連言之其意不怨申后

疏義以情愛輕重相樹而為興
麟按集傳母叶蒲彼反在叶以里反我辰安在魯詩世學作我
辰安必附會也古義紙韻

○苑彼新鳴蠲蠶鳴有淮者淵雀聿淵潔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詩經註疏 卷之五 小雅 魚藻 詩

不及之木而無可生全之理矣亦以人不知物而起興
六帖壞木無枝即殷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
人之樂也

○損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成人尚或埋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
心之憂矣涕既隕之

興也相視投奔行道埋乘執隕墜也○相彼彼逐而投人之
免尚或有哀其窮而先脫之者道有成人尚或有哀其暴靈而
埋藏之者蓋皆有不忍之心焉今王信說棄逐其子曾視投免
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

呂記王氏曰免見追逐而投人人安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
得辟進劉氏曰免為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

而先存之今俗猶言飛鳥入懷勿殺殺之不祥此投免之也

嚴緝行路之在人初非視識乃或埋之使免暴露
疏義以不忍之心與忍心又以待至親不如待賤賤起興也

麟按以上諸章注中父母失愛信說棄逐余皆標出之者見其
主意所在也然其實以蘊含不甚說出為佳不然詩可以怨非
其指矣且信說字在下章尤不可露○集傳先叶蘇音反

○君子信讒如或醜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荷矣析薪也矣
舍彼有罪予之仇矣

賦而興也醜報惠愛舒緩究察也荷倚也以物倚其顛也地隨
其理也仇加也○言王惟讒是聽如受醜爵得即飲之曾不加
惠愛舒緩而究察之夫苟舒緩而究察之則讒者之情得矣伐

詩經註疏 卷之五 小雅 魚藻 詩

言終言終
示者尚倚其巔。析薪者尚隨其理。皆不安挫折之。今乃捨彼有罪之諸人。而加我以非其罪。曾伐木析薪之不若也。此則與也。孔疏酬酢皆作酬。此作醻者。古字得通用也。酬有三等。既酢而酬。賓者賓奠之。不舉謂之奠。酬至三爵之後。乃舉。賓者所奠之。爵以行之。於後交錯相酬。名曰旅。酬謂衆相酬也。此說得說。即受而行之。知是旅。酬非奠。酬也。伐木而言倚。是畏木倒而倚之。明倚其巔矣。倚者倚也。謂以物倚其巔。萃也。析薪而言袒。明隨其理。袒者施也。言觀其裂而漸相施及。故箋云觀其理是也。他如以此謂他人也。言含有罪而以罪與他人。是從此而往加也。故曰他加也。
疏義凡處細微之事者必有理。而反以非理罪我乎。此以待人

不如處物起興
亦帖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醻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君子于讒言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故曰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今乃受而不舍。如石投水。泛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然無間。全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醻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伐木以物倚其顛。恐傷其本根也。析薪隨其理。欲其迎刃而解也。離按集傳。醻叶市救反。倚叶居何反。地他俱叶湯河反。古義醻究有韵。倚他他歌韻。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詩經卷之五
小雅
六

賦而比也。山極高矣，而或附其巔，泉極深矣，而或入其底。故君子不可易於其言，怨耳屬于垣者，有所觀望，左左而生謔語也。王於是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述我，毋發我笱，我躬不聞，遑恤我後。蓋此詞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而立舒王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刃於舒王太子危矣。此正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

嚴緝莫高莫深，言無有高深於此者，謂極高極深也。極高者，豈非山乎？極深者，豈非泉乎？然山雖高而人能登之，泉雖深而人能入之，王勿謂處高深之地而人不得聞之也。王不可輕易自

由以言怨屬耳。垣牆者，將窺伺意，獨而為說也。我已被讒，是遂不可解矣。但慮讒人不已，將敗我家國事，故謂外人無述我梁，無發我笱，猶顧念家國之事而不能忘也。既而自歎我身尚不容何暇措後事乎。

大全問此四句莫是以上兩句與下兩句邪。朱子曰：此只是賦。蓋以為莫高如山，莫深如泉，而君子亦不可易其言，亦恐有人聞之也。慶源輔氏曰：此章則摠其始終言之，申右之點，宜白之，遂雖主於褒姒，伯服之說，意者王之昏暴必先嘗泄此意於言語之間，故其左右得以附會而成之。自古如是多矣。東萊先生以為推本其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者是也。無述我梁以下四句，則事已決後絕意之辭耳。

六帖此詩作於信讒之後而無易由言尚作戒勉之說正見他
 委婉處周宗既戒未然作已然語臣之於君為危言以激之也
 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已然作未然語子之於親為微言以
 諷之也文之變幻如此可謂極才人之致矣○由言未便是廢
 后廢子之言只意有所左右便是
 麟按集傳或陟其巔或入其底當在耳屬於垣處補出大意言
 莫高匪山則空無人得陟可易其言矣莫浚匪泉則空無人得
 入可易其言矣然君子無易由言言則或陟或入皆得屬耳而
 聽之無所掩也如此方覺四句一串從來作兩段出落者非是
 ○垣字即貼山泉無妨蓋此于六義既屬賦與謂山蓋舉一例
 字有假借而實為正說也○末為決絕亦是望之之極處非是

怨也與谷風語意悉同。

小弁八章章八句

幽王娶於申生太子空自後得褒姒而惑之生子伯服信
 其讒黜申后遂空自而空自作此以自然也序以為太子
 之傳述太子之情以為是詩不知其何所據也傳曰高子
 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子
 之為詩也有入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
 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無他
 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
 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
 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

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

大全豐城朱氏曰：小弁之詩，處父子之變，白華之詩，處夫婦之變，聖人備錄於經，所以著周室禍敗之由，又以見天理不容泯也。然嘗改之，小弁之詩，其前六章皆與白華之詩，其八章皆比小弁之詩，婉而切，猶有望之意。處父子之間則然也。白華之詞，簡而莊，不無責之之意。處夫婦之間則然也。小弁之詩，其哀痛迫切之意，具於首章。其下不過自以而推之耳。又曰：舜之怨，怨已之不得乎親，小弁之怨，怨親之不容乎已。雖所怨不同，然以孟子之言推之，親之過大而不怨，則是怨然無情也。怨然無情者，視

刺幽王也。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其至親猶路人也。其為罪不愈大乎？空自中人之資，聖人亦姑恥其一節之可觀耳。固不敢以大舜之事望之也。悠悠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無辜，予慎無辜。

賦也。悠悠，遠大之貌。且，語詞，憮，大也。已，泰，皆甚也。慎，審也。夫傷於讒，無所控告，而訴之於天，曰悠悠昊天，為人之父母，胡為使無罪之人遭亂如此其大也？昊天之感已甚矣。我審無罪也。昊天之感甚大矣。我審無辜也。此自訴而求免之詞也。麟按：集傳前後以且辜憮為韻，五六以威罪為韻，威叶紆胃，反去聲，字彙又音畏。古文尚書注：古威畏同。天威斐悅，今作畏。禮記引書：德威惟威。注亦云：讀者亦依尚書作畏。古義且

辜無虞。顧威罪。賄韻七八同三四。

○亂之故。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說君子如怒。亂庶幾沮。君子如祉。亂庶幾已。

賦也。僭始不信之端也。涵容受也。君子指王也。過疾沮止也。祉猶喜也。○言亂之所以生者。由讒人以不信之言始入。而王涵容不容其真偽也。亂之又生者。則既信其謊言而用之矣。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過也。矣。今涵容不絕。讒信不今。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蘇氏曰。小人為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

麟按。僭始之僭。惟曰說魯詩世學通解。本作譖。餘俱作僭。然木全僭側陰。反則亦讀如譖也。字彙又側禁。反音譖。與譖同。但其字為僭。作僭與僭俱非。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斂。匪其止共。維王之邛。

賦也。屢數也。盟邦國有疑。則殺牲歃血。告神以相要束也。盜指讒人也。斂進功病也。○言君子不能已亂。而屢盟以相要束。則亂是用長矣。君子不能聖讒。而信盜以為虐。則亂是用暴矣。讒言之美。如食之甘。使人嗜之。而不厭。則亂是用進矣。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後以為王之病而已。夫良藥苦口。而利於病。忠言逆耳。而利於行。維其言之甘。而悅焉。則其國豈不殆哉。

大全聖音即韻注曰疾也

麟按以章盟與長叶盜與暴叶甘與飲叶共與印叶八句凡四轉韻盟叶謨劫反長本上散叶直良反也盜言孔甘二句注雖與上四句作三平說然仍四句一截解則此二句自帶下文為一串語氣須有斟酌○有疑則盟屢盟字當與信字對又注云予能已亂承亂庶幾已也作與賢者屢盟為長○以謔為盜疾之甚也長暴然各煇上字義映帶佳止共止字盡心竭力之意○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焉反寢

也○奕奕寢廟則君子作之秩秩大猷則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焉反寢

有心則予得而忖度之而又以躍躍龜兔遇犬獲之比焉反寢與此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

鄭箋以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已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故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遇天犬之馴者謂田犬也

孔疏讒人為讒自謂深密必言已能知之言奕奕然高大之寢廟君子之人所能制作之秩秩然進智之大道聖德之人能謀立之彼他人而有讒佞之心我能忖度而知之躍躍然者跳疾之伎兔遇值犬則能獲得之○四事以尊卑為先後大猷雖是常法不如宗廟為尊故寢廟在大猷之先兔乃走猷故在他人之後周禮注云前曰廟後曰寢則廟寢一物先寢後廟便文耳鄭高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彼奚斯君子也以教護課程必君

子監之乃依法制也。木道治國，禮法聖人謀之。若周公之制禮樂也。遇犬者言兔逢遇，犬則被獲耳。遇非犬名，故王肅云言其雖騰躍，逃隱其迹，或適與犬遇而見獲是也。以能獲兔知是犬之則獲者謂田犬也。犬有守犬田犬，故辨之。

麟按以章句駭四事說最妙。雖主在說人而語只平敘大段六義亦是後人看出，各自不必古人以先與後比，硬為一體。拘拘也。但字人句在上而躍躍句在下，則理無相應，故判前為興而判後為比耳。今或不能遽信，以說亦當於詩人雋永另進一解。若宓罇鑽紙了無出路，即讀書一事且沒交涉。○集傳獲叶黃郭反古義藥韻。

○在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身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

巧言如黃顏之厚矣

興也。在染柔木，桐梓之屬可用者也。行言行道之言也。數辨也。蛇蛇安舒也。碩大也。謂善言也。顏厚者頑不知恥也。○在染柔木則君子樹之矣。往來行言則心能辨之矣。若善言出於口者，宜也。乃言如簧則豈可出於口哉。言之徒可羞愧而彼顏之厚不知以為恥也。孟子曰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為其斯人之謂與。

疏義柔木皆可用，故君子樹之。一言有譏信不同，則未必皆可。用也。故以其心辨之，以用處置事理不同為興。輯錄解頤曰：詳審而不暴質實而無偽善言也。阿徇以為容逢，迨以為悅巧言也。

增釋吳道曰蛇蛇安舒正對頰厚而言巧言者自欺之心達於面終有不可得而掩者其頰豈得不厚乎上章第五句六句以見能得諛人之情以章第三句四句至末三句又以深見諛人之状言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慎乃之言恍可人聽如笙簧然

麟板孔疏乃為言語結構虛辭速相符合如笙中之簧殿相應和亦通○集傳樹叶上主反口叶孔五反厚叶胡五反吾吳中方言數或讀如黍是與樹叶也又古義樹數磨韻口厚有韻則亦不必有孔五胡五之叶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慙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賦也何人斥讒人也此必有所指矣賦而惡之故為不知其姓名而曰何人也斯語辭也水草交謂之麋拳力階梯也爾勇為微腫足為慙猶謀將大也○言此說人居下溼之地雖無拳勇可以為亂而讒口交闐專為亂之階梯又有微腫之疾亦何能勇哉而為讒謀則大且多如此是必有助之者矣然其既與居之後幾何人哉言亦不能甚多也

釋文麋本又作滑爾之諫反脚脰也瘍音羊本亦作傷音同創也
孔疏言此人脚脰有微之疾而足跗且有腫之疾也然則脚脰之下有瘡腫是涉水所為故箋亦云居下濕之地生微腫之疾疏義為惡者弱黨也若實是亦無足畏也鄙而賤之之辭

都之畿內也。春秋之世為公者多，是畿內諸侯。徧簡書傳未聞畿外有暴國。今暴公為卿士，明畿內故曰皆畿內國。名春秋時蘇頌子，以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暴公為卿士而亦稱公，當卿士兼公官也。又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則蘇公為卿士以否未可知。但何人為暴公之侶，云二人從行則亦卿士也。故王肅云二人俱為王卿相隨而行，下云及爾如賈鄭云俱為王臣。蘇公亦為卿士矣。

麟按集傳艱叶居銀反

○二人從行誰為以禍。胡述我梁不入。嗟我始者不知今吾不我

賦也。二人暴公與其徒也。言弔失位也。○言二人相從而行不

知誰譖已而禍之乎。既使我得罪矣而其逝我梁也。又不入而

嗟我汝始者與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大全慶源輔氏曰。雖已明知其人之譖已而猶為不知之辭。曰

二人從行誰人譖我而為以禍。今乃逝我之梁而不入。嗟我乎。

大抵譖人者自是無面目以見人。然其所自解者則必曰我

之所以不見此人者。以此人之不足見也。故譖之曰爾始者與

我親厚之時。豈嘗如今不以我為可乎。

講意末二句。只承不入。嗟我。不必無譖已說。

○彼何人斯。胡述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賦也。陳堂塗也。堂十至門之徑也。○在我之陳。則又近矣。聞其

聲而不見其身。言其蹤跡之詭秘也。不愧于人。則以人為可欺。

也。天不可欺。女獨不畏于天乎。奈何其譖我也。

大全廬陵李氏曰。堂塗者其北當階。其南接門。內雷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肉。反古義真韻。戰國策美人充下陳。亦是此陳字。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梁。祇攪我心。賦也。飄風。暴風也。攪。擾亂也。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自北自南。則與我不相值也。今則遊我之梁。則適所以攪亂我心而已。

麟按集傳。風叶乎惜。反與燕。民穆如清風。同南叶尼心。反與燕。燕。遠送於南。同古義侵韻。

○爾之安行。亦不違舍。爾之亟行。寔脂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

賦也。安。徐遠。暇。舍。息。亟。疾。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曰。盱。悔。三都賦云。盱。衡而誥。是也。言爾平時徐行。猶不暇息。而况亟行。則何暇脂其車哉。今脂其車。則非亟也。乃託以亟行。而不入見我。則非其情矣。何不一來見我。如何使我望汝之切乎。講意首四句。只要出非急行三字。末二句來字。指遊梁之時。說麟按。舍集傳叶商居。反字彙一音舒。古義魚韻。注引盱衡而誥。誥。告也。通作盱衡。而語誤。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吾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祗也。賦也。還。反易。說祗。安也。言爾之往也。既不入我門矣。儻還而入。則我心猶庶乎其說也。還而不入。則爾之心。我不可得而知矣。何不一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董氏曰。是詩至此。其詞益緩。

若不知其為諧矣

麟按易集傳叶以支反字彙一音怡易說卦傳昔者聖人之作
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與此叶同我祇二字與祇攬祇字同
音支

伯氏吹塤仲氏吹箎及爾如賈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賦也伯仲兄弟也俱為王臣則有兄弟之義矣樂器土曰塤大
如鴉子銳上平底似稱錘六孔竹曰箎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
下孔上出徑三分凡八孔橫吹之如賈如繩之貫物也言相連
屬也諒誠也三物犬豕雞也刺其血以詛盟也伯氏吹塤而
仲氏吹箎言其心相親愛而聲相應和也與汝如物之在貫豈
誠不我知而諧哉苟曰誠不我知則出此三物以詛之可也

毛傳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

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

孔疏土曰塤漢書律曆志文也周禮小師職作塤古今字異耳
注云塤燒土為之大如鴉卵釋樂云大塤謂之跳音叫孫炎曰
音大如叫呼也郭璞曰塤燒土為之大如鴉子小者如雞子釋
樂文云大箎謂之沂李巡曰大箎其散非一也郭璞曰箎以竹
為之長尺四寸小者尺二寸小師注鄭司農云箎七孔蓋不數
其上出者故七也隱十一年左傳曰鄭伯使卒出玃行出大
雞以詛射頑攷叔者玃即豕也玃言詛而俱用三故知此三物
豕犬雞也司盟曰盟萬民之犯命者明其不信者是不相信有
盟詛之法也定本民不相信則詛之無盟字犯命者盟之不信

過注而成、為將來盟詛皆坎姓加書以告神明其異者盟有執
耳、歎血既盟有祈而詛無是也

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醜面目視人固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賦也蜮短狝也江淮水皆有之能含沙以射水中人影其人輒
病而不見其形也醜面見人之貌也好善也反側反覆不正直
也言汝為鬼為蜮則不可得而見矣女乃人也醜然有面目
與人相視無窮極之時豈其情終不可測哉是以作此好歌以
究極爾反側之心也

釋文蜮一名射土

孔疏洪範五行傳云蜮如蠶三足生於南越陸璣疏云一名射
影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

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膚其瘡如
疥是也

太全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檣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
氣為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此詩與上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但上篇先刺聽者此篇
專責讒人耳王氏曰暴公不忠於君不義於友所謂大故
也故蘇公絕之然其絕之也不斥暴公言其後行而已不
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矣而猶告以壹者之來
俾我抵也蓋君子之處已也忠其遇人也恕使其由以悔
悟更以善意從我固厥頤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為已

甚豈若小丈夫然哉。一與人絕則醜試固拒唯恐其復合也。

本帖小舟之怨深也。而沒言之。所謂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處父子之道也。何人斯之怨深也。而淺言之。所謂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處朋友之道也。

說通按桓王八年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蘇公被讒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通詩只末章以極反側。一言盡之矣。計暴公之為。不過是反側二字。蘇公一篇之旨。不過極之。下字。但其詞氣微婉。末章始發之。其實章章皆是此意。或以其章為疑。其章為諷。其章為責。失詩意矣。章中胡

刺幽也
尚也
澆好信

遊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實事也。通詩只言其不見而不言其語。即六章言詛爾斯而不指斯之何事。末章言其反側而亦不正言其語之反側。使之聞言而愧。不明言甚於言矣。安行章彼未嘗托無暇而窮其非。不暇爾還章知彼必不來。而願望其來。皆設為依違之詞。使小人不得轉動耳。伯氏章復提平素相與以窮之。棟筮以謀國言。此便是如賈處信其非。不相知則今日之事。必有所為。而非不知我也。如曰不然。則請詛之。斯即指此事也。末章始直指而言之。通前七章所謂極也。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此也。萋斐小文之貌。貝水中介蟲也。有文彩似錦。時有遺說。

詩也。答風
刺幽也也
五下位居
朋友乃施
豆

言經訓

卷一五

三

詩經

而被官刑為卷伯者作此詩。因萋斐之形而文致之以成貝
錦。以此讒人者因入之小過而飾成大罪也。彼為是者亦已大
甚矣。

嚴緝曹氏曰：萋如芥木萋止之萋斐如斐然成章之斐。
麟按：埤雅錦文如貝孔疏。錦而連貝知為貝之文也。注似從孔
氏。貝大者或至一尺六七寸。九真交趾以為採繫。故可與小文
為對。水中介蟲介言甲也。

哆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與謀。
此也。哆侈微張之貌。南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其踵狹而舌廣。
則大張矣。造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閔也。
釋文：哆說文云張口也。

蘇傳哆侈皆張也

嚴緝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大全安戎劉氏曰：常見於南方。故謂南箕。

麟按：謀集傳叶謨悲反。魯詩世學莫皮切。

緝緝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賦也。緝緝口舌嚴或曰緝緝人之罪也。或曰有條理貌。皆通。翩

翩往來貌。譖人者自以為得意矣。然不慎爾言。聽者有時而悟。

且將以爾為不信矣。

輯錄解頤曰：緝緝者如麻之績。繼續而不已也。翩翩者如鳥之

飛往來而自得也。

麟按：信集傳叶斯人反。魯詩世學音新。古義真韻。

詩經

卷一五小雅

三一

賦類

言言言
捷捷幡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賦也捷捷儼利貌幡反覆貌王氏曰上好諧則固將受女然好諧不已則遇諧之禍亦既遷而及女矣曾氏曰上章及此皆忠告之詞

說通舊說慎爾言也二句以令終之道教之豈不爾受二句以術中之禍懼之無以意是深惡而幸其甚及之詞猶今人曰也須仔細亦有時輪着女耳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以勞人賦也好好樂也草草憂也驕人諧行而得意勞人遇諧而失度其狀如以

本全慶源輔氏曰視彼驕人庶乎有以抑遏沮止之也矜以勞

人庶乎有以扶持慰安之也

麟按集傳天亦叶鐵因反古義好草皓韻天人真韻

彼諧人者誰適與謀耶彼諧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

賦也再言彼諧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或曰衍文也投棄也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不食不受言讒諧之人物所共惡也昊昊天也投界昊天使制其罪此皆設言以見欲其必亡之甚也故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

孔疏豺虎若不肯食當擲于有北大陰之鄉使凍殺之若有北不肯受則當擲于昊天自制其罪豺虎之食又棄鄉之凍物非有可擇言不食不受者惡之甚也

輯錄界付與也。說文豺狼屬狗，殺使制其罪之制，斷也。正也。
 太全東萊呂氏曰：好賢如緇衣二句，記緇衣文。
 麟按：豺虎有北等，亦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第，孔疏一段，最是
 下四句語氣，不必側重有吳。○集傳首四句以者謀虎為韻者，
 叶掌與反，謀叶滿補反也。五六句以食北為韻，北讀如迫也。七
 八句以受吳為韻，吳叶許候反也。

○楊園之道，衛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有君子敬而聽之，
 興也。楊園，下地也。衛，加也。畝丘，高地也。寺人，內小臣，蓋以讒被
 官而為此官也。孟子，其字也。○楊園之道，而衛于畝丘，以興
 者之言，或有補於君子也。蓋諧始於微者，而其漸將及於太子
 也。故作詩使聽而謹之也。劉氏曰：其後平后太子及大夫果多

以說廢者

疏義楊者，近水之木。宮下隍，故楊園為下地也。者，出其上也。畝
 田之壟也。丘，如田壟，故曰畝丘。○申可升高，有下可益上之意，
 故以為興。

○帖徐士彰曰：巷伯既以被刑，則其身無足為者，故作詩以告
 君子庶幾有裨於人耳。

麟按：從楊園升畝丘，其道自下而上，若加之者，然故曰衛于作
 詩裨益，則其意尚伏于言外。以賓主語互足也。敬聽，又是另轉
 意，興亦在四句截。○作為此詩，從我說敬而聽之，從彼說故不
 句不可作一貫。○丘集傳叶法奇反，字彙又叶牽桑切。眠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易渙，四文，淇有丘，匪夷所息，同古義支韻。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巷是宮內道名。秦漢所謂永巷是也。伯長也。主宮內道官之長。即寺人也。故以名焉。班固司馬遷贊云。迹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其意亦謂巷伯本以被讒而遭刑也。而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而日見之。空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疎遠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其說不同。然亦有理。姑存於此云。

麟按。遭讒被管。故曰賤者。非必為內侍。被讒晦翁本不甚信。後說末章注。又曰。諸始微者。而將及太臣。以偶語。舌解而不覺。騎牆者。也不可用。

習習谷風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與也。習習和調貌。谷風東風也。將且也。恐懼謂危難憂患之時也。以朋友相怨之詩。故言習習谷風。則維風及雨矣。將恐將懼之時。則維予與女矣。奈何將安將樂。而女轉棄予哉。

毛傳。風雨相感。朋友相誼。駢義。風雨相誼。所以興維予與女也。通解。末二句在興外。

六帖。維風及雨。言風發而雨繼之。麟按。集傳。予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寘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興也。頌風之焚輪者也。寘與置同。置于懷。親之也。如遺。忘去而

不復存省也

鄭箋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嚴緝釋天云焚輪謂之頽扶換謂之森郭璞云焚暴風從下上

也頽暴風從上下也

疏義焚輪旋轉之貌

講意有風便有頽亦見周旋不吝之意舉意亦到四句止

麟按集傳懷叶胡隈反古義仄韻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德

此也崔嵬山巔也習習谷風惟山崔嵬則風之所被者廣矣

然猶無不死之草無不萎之木况於朋友豈可以忘大德而思

小德乎或曰興也

麟按首二句始大德中二句始小德然忘字思字至末二句始

出則另就彼說故屬此不屬興也或說非是○集傳萎叶於回

反忠叶韻未詳然六帖以嵬萎怨為韻則魯詩世學怨叶於隈

切者亦或有據也但字彙無致○古義亦叶仄韻從魯詩世學

○古義又云草小或連根死故言死也木大或一枝枯故曰萎

也妙要亦本孔氏

谷風三章章六句

蓼者我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也蓼長大貌我美菜也蒿賤草也○人民勞苦孝子不得終

養而作詩言昔謂之我而今非我也特蒿而已以此父母生

我以為美材可賴以終其身而今乃不得其養以死於地是乃言

刺幽也民
人勞苦孝
子不得終
養也

父母生我之劬勞而重自哀傷也

麟按興必有始應然後作轉化無始應即轉故另轉同而興此異也若以詩將注中父母生我以為美材可賴終身而今乃不得其養等意再衍二句于中間即謂之興而不謂之此矣故曰興此皆是後人看出作者全不自定名目且集傳必補父母生我以為美材云云者亦是要詩理明白其實說者始樣補入則為改此為興矣大段看書作文各有門頭不可橫執故聞膠柱調瑟

○夢蓼者莪匪莪伊蔚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此也燕牡散也三月始生七月始華如胡麻華而紫赤八月為角似小豆角銳而長瘁病也

嚴緝蔚馬新蒿也蒿之尤靡大者也○郭璞曰無字者故曰牡散○詩人取義多在首章至次章則變韻以成章以舉蔚以言蒿之靡大耳

○餅之聲矣維疊之取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此也餅小疊大皆酒器也釐畫鮮寡恤憂靡無也○言餅食於疊而疊資餅猶父母與子相依為命也故餅釐矣乃疊之取猶父母不得其所乃子之責所以窮獨之民生不如死也蓋無父則無所怙無母則無所恃是以出則中心銜恤入則如無所歸也

孔疏郭璞曰疊形似壺大者受一斛

蘇傳餅小而疊大使餅至于糜者疊之恥也

嚴緝解民單獨之民謂無父母也無父何所依怙無母何所倚恃出則銜憂抱終天之恨入則靡至無所歸投故生不如死

疏義餅以泄之疊以蓄之二者交相賴也

大全宋成劉氏曰以餅比父母以疊比子但取其相資之義而不取其義於餅疊之小大也如左傳昭公二十四年鄭子大叔引此而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以餅喻周以疊喻晉亦不取小大之義也

通解重字為父母所資上

麟按集傳以叶舉里反與恥為韻也然麟意即以矣叶恥似直○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腹我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賦也生者本其氣也鞠畜皆養也拊拊循也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罔無極窮也○言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呂記李氏曰拊我畜我而下皆重復言生育之恩也

通解此章極言父母之恩如此以發上文劬勞勞瘁之意鞠字對生字本其孕我之時而言故嚴氏曰父生母鞠此總言我身是父母所生養下乃詳言父母之恩勤也而疊山謝氏亦曰生我如天之生物也鞠我如地之養物也以可想也及觀孔疏曰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妊以養我則又明白而無疑矣拊拊循也疏義曰史記拊循其民劉執中曰恐其驚也則拊之

是也。鞠畜雖同訓，而意却不同。畜謂乳哺之也。長者謝氏曰：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是也。育，覆育也。孔疏曰：謂其寤暑，或身體而煦嫗之，覆近而愛育也。鳥禮記所云煦嫗覆育，皆是也。顧，旋視也。孔疏曰：謂去之而反顧也。謝氏曰：父母行而見不隨，則回顧之是也。復，反覆也。嚴氏曰：謂顧之，又顧反覆不能離舍是也。腹懷抱也。謂父母於子不能一時離舍，或出入無往而不懷抱之也。

古義鞠畜育復腹屋韻德極職韻。○之德指上六句，鄭云之猶是也。莊子之人也之德也，字法同。麟按：注欲報之以德，又小異。然如古義，則德屬父母，如注則德屬子，似古義較勝。參之。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高大貌。發發，疾貌。穀，善也。○南山烈烈，則飄風發發矣。民莫不善而我獨何為遭此害也哉。

鄭箋：民莫不穀，言民皆得養其父母。

疏義：山高，則風亦疾。民莫不穀，則我當與之皆善也。而獨遭此害，何哉？以物理之齊，與人事之不齊，亦反其意以為興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興也。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卒，終也。言終養也。

疏義：此與上章重自哀痛，以申不得終養之意。講義：不得終養，上文已明言之，以特歎其不如人耳。非至此方言其不得終養也。

麟按集傳弗叶分事反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晉王裒以父死非眾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以篇詩之感入如此

太全廬陵羅氏曰魏嘉平四年詔司馬昭為監軍攻吳諸葛恪敗之死者數萬人昭問曰今日之事誰任其咎司馬王儀對曰責在不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斬之子良痛父非命隱不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朝夕常至墓所拜跪悲號讀詩至此三復流涕後司馬昭子奕慕魏為晉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慶源輔氏曰先生載王裒一事以見詩之感入如此必如是然

後為善讀詩也以至解頤手舞足蹈皆實有是理但患人不善讀耳○永嘉陳氏曰此詩孝子行役而喪其親者之所作其詞深而切○三山李氏曰崑風母不安其室之詩也小弁太子見棄之詩也蓼莪孝子不得終養之詩也故其咎責怨慕哀痛如此苟不為母所棄不為父所逐不困於行役而得終養則其歡欣可知矣觀詩者當以此類求之○豐城朱氏曰孝子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形於歎咏者如陟岵鵲羽皆是也而蓼莪之詩獨使人誦之者流涕嗚咽而不能止何也曰陟岵鵲羽息念於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父母尚存則雖曠廢及於今日而猶牽來自之可繼也則是猶有望也若父母之

太子者無怙

及於今日

於今日

而猶牽來自之可繼也

詩經說

卷十五

詩經

詩經

既沒容貌之不可以復見音響之不可以復聞雖有甘旨
 輕煖無所奉之也念生育之艱思顧復之勤罔極之恩既
 不可得而報則無涯之悲亦孰得而止之也此藜藿之所
 以作也噫彼父母俱存者猶未知是詩之悲也若父母既
 沒誦是詩而不三復流涕者是亦非人子也

刺也也也
 困於役而傷

有饑蓋飧有林棘也
 言顧之潛焉出涕

興也饑蓋飧有林棘也林曲貌棘也棘為七所以載鼎肉
 而升之於俎也砥礪石言平也矢言直也君子在位履行小
 下民也砥反顧也潛涕下貌○序以為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
 譚大夫作此以告病言有饑蓋飧則有林棘也周道如砥則其

於賦譚矣
 作是為以
 去之為正也

直如矢是以君子履之而小人視焉今乃顧之而出涕者則以
 東方之賦役莫不由是而西輸於周也

嚴緝錢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杜元凱云在齊南
 平陵縣西南

麟按有饑四句亦反興以不平興平不直興直也無深意禮蓋
 盛黍稷食饗食者曹氏曰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飧蓋以水洗飯
 是也雜記吉祭及賓客之七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
 之胖既大故須以七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胖音判
 謂牲之半體七長三尺○興理亦只出得周道二字下四句俱
 承周道言之也饑訓滿則不平揀訓曲則不直今周道既平且
 直未改其物而盛衰損異是以悲也○特牲古人於鼎北七肉

左人於鼎西載諸俎。○禮書七之別有四。有黍稷之。有牲體之。有疏。七有喪。七。三七。以棘。喪。七。以菜。雜記曰。杜以菜。長三尺。喪。七也。或曰。五尺。三禮圖。又云。七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菜博三寸。此據注。牲體之。七也。又禮書云。詩于角弓。祀龍。皆言其觶于天。畢與。七。皆言有球。則七之制。非槌然也。蓋按圖。長而。下斜。潤如。俗馬蹄力然。○疏義。適周之道。既平且直。乃人所共履。共視者。曰。君子。小人。互文。見義耳。

○小東。大東。杼。袖。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賦也。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自周視之。則諸侯之國皆在東方。杼。持緯者也。袖。受經者也。空。盡也。佻。輕薄不奈勞苦之貌。

公子。諸侯之貴臣也。周行。大路也。疚。病也。○言東方小大之國。杼。袖。皆已空矣。至於以葛屨履霜。而其貴戚之目。奔走往來。不勝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麟按。此章指言所可憫惜之事。上四句。見傷於財。下四句。見困於役。然。是兩截。不是兩對。葛屨履霜。足其空。意心憂而病。承公子也。杼。太全曹氏曰。梭也。釋文說文云。盛緯。器。袖。詩緯。董氏曰。卷織者。○集傳。東。叶都郎。反。空。叶本郎。反。與霜。行為韻也。來。叶六直。反。疚。叶訖力。反。則與采薇。杜。一例。

○有。冽。沈。泉。無。侵。獲。薪。芟。芟。寤。歛。哀。我。憚。人。薪。是。獲。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興也。冽。寒意也。側。出。曰。沈。泉。獲。艾也。芟。芟。憂苦也。憚。勞也。尚。庶。

嚴緝私家賤人之子亦皆試用而為官僚

韓錄解頤曰別舟人私人言之者舉卑賤以見其餘也

麟按此章亦上下各四句為一截上對說下就西人申說也舊

作上是賦役不均下是羣小得志亦通○集傳來叶六直反服

叶蒲北反為一韻裘叶渠之反試叶申之反為一韻字彙服又

叶蒲北反音勃寤寐思服之子無服采采衣服侯于周服俱同

表又叶渠之反音音錦衣狐裘同試又叶申之反音詩古義來

服職韻裘試支韻

○或以其酒不以其糞韓朝朝佩璫不以其長維天有灑灑亦有光

豉彼織女終日七襄

賦也朝朝長貌璫瑞也灑天河也豉隅貌織女星名在漢苑上

星豉然如隅也七襄未詳傳曰反也箋云駕也駕謂更其肆也

蓋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所謂肆也經星一晝一夜左旋一

周而有餘則終日之間自卯至酉當更七次也○言東人或饋

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為漿東人或與之以朝然之俸而西人

曾不以為長維天之有灑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

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冠冕而言惟天庶乎其恤

我耳

大全安成劉氏曰日月五星為緯其餘皆為經星經星周布與

天為體所謂經星一晝夜左旋一周天而有餘者即天之旋一

周而又過一度者也然周天十二次一晝夜十二時則一時當

歷一次故終其晝日之間自卯至酉凡七時織女星當歷七次

也。豐城朱氏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佩之朝朝而不以為長，其出之也甚艱，其視之也甚賤，蓋其意氣驕溢類如此。然則貧富勞逸之不均，吾將焉想哉？亦惟想之於天而已。漢之有光，其亦能監視我也。耶織女之七襄，其亦能成文章以報我也。耶其詞之婉而不迫，如以詩之忠厚亦可見矣。

麟按：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疏以漿亦是酒類，漿入掌其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入于酒府，則是漿薄于酒也。故豐城朱氏亦曰：酒之厚而不以為漿，又青青于佩，不言佩色也。則此箱箱謂長亦當指其為組綬者。以詩自不以為長，而止言困已盡天潢，以下皆無聊怨望寄託之詞。古義遂通作瑞，鄭云以瑞玉為佩。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賦也。晚，明星貌。牽牛，星名。服，駕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也。以其先白而出，故謂之啟明；以其後白而入，故謂之長庚。蓋金水二星常附自行，而成先或後，但金大水小，故獨以金星為言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異行行列也。言彼織女不能成報我之章，牽牛不可以服我之箱，而啟明長庚天畢者亦無實用，但施之行列而已。至是則知天亦無吝我何矣。

孔疏：車而較之內謂之箱，是車內容物之處。故開也。言開道日之明，故謂明星為啟明。康續也。言其長能續日之明，故謂明星為長庚。又東方有啟道日明之星，西方有增長續日之星，以

亦何曾能有啟續乎。又有棟然而長者在天之畢也。從則施之於二十八宿之行列而已。亦何曾見其掩兔之用乎。

歐義雖有啟明長庚不能助日為晝俾我營作。

嚴緝李曰啟明即是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毛氏云只是下星。故後世多用之。亦以長庚為太白。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

長庚星。

疏義畢長柄小網也。畢八星。二星直上如柄。六星曲為兩行。張

其口如畢網也。

麟按集傳啟明長庚皆金星者。猶云皆謂金星也。蓋金星止一

無四星耳。據孔疏則啟明長庚并不必實是金星之名。今據兩

頭言之。正似形容之詞。今吳俗謂長庚為黃昏星。啟明為曉星。

有曉星時無黃昏星。有黃昏星時無曉星。理為一星尤無疑。但

二句實非一時。故有偶然對待言之也。載施之行。只承天畢。孔

疏理會亦妙。○報章。毛傳曰反報成章。然按上章注報我即當

從注也。或只云報答我仰望之意。○注無言金水二星者。以彼

形以之詞。下已云獨以金星為言矣。勿疑。○庚集傳叶古即反

吾吳中。方言固然。古叶七陽八庚。亦本轉用。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

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

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賦也。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云北斗者。以其在箕之

北也。或曰北斗常見不隱者也。翁引也。舌下二星也。南斗柄固

指西。若北斗而西柄。則亦秋時也。○言南箕既不可以簸揚。糠

此北斗既不可以挹酌酒漿而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吞噬十西揭其柄反若有所絕乳於東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其怨之詞也

麟按北斗集傳雖有兩說然詩既明言維北與南為對不必判是南斗也南斗六星在二十八宿之內北斗七星在太微此晉書云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已見前卷伯註

大東七章章八句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興也徂往也四月六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巳建未之月也此亦適亂自傷之詩言四月維夏則六月徂暑矣我先祖豈非

大夫刺幽王也
也在位今矣
下之極得
怨心並真
正言

乎何忍使我遭此禍也無所歸咎之詞也

孔疏人困則反本窮則告親故言我先祖非人出悖慢之言明怨恨之甚猶正月之篇怨父母生已不自先後也

蘇傳浩浩昊天不駿其德先祖匪人胡寧忍予一也皆無所歸怨之辭也其實以為非其罪也

呂記王氏曰先祖匪人乎亦人爾則不容忍其後使之遇亂世疏義四月維夏時暑方來而必以六月而去先祖忍乎遭禍則禍之來也何時始去乎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忍以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

麟按予集傳亦叶演女反古義語韻

秋日淒淒百卉具彫亂離瘼矣奚其遄歸

興也。凄凄涼風也。卉草腓病離憂。瘼病奚何適之也。○秋日凄凄則百卉具腓矣。亂離瘼矣。則我將何所適歸乎哉。

鄭箋具猶皆也。

孔疏亂離瘼三者連文明非共為一事。

呂記東萊曰。秋曰冬曰猶言秋時冬時也。

疏義肅殺用威則何物可免。亂離為害則何處可安。草木之病者皆然。人民見病者隨地而然也。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

故以起興。

○冬曰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興也。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穀善也。○夏則暑秋則病久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亦興也。而先生但連上二章為說云。夏則暑秋則病冬則烈言禍亂日進無時而息。如此說則却似賦體其不解所以為興者。蓋以章之說已見於蓼莪篇矣。

疏義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也。民殷而我害其情何不相似乎。但亂則俱害矣。而云然者。自傷之甚爾。亂世之物情與冬之慘滅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慶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慶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滅同故以起興。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慶為殘賊莫知其尤。

興也。嘉善侯維慶變尤過也。○山有嘉卉則維栗與梅矣。在位者變為殘賊則誰之過哉。

呂記李氏曰。言山有嘉卉是栗是梅也。考工記言天下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與此詩之文相類。

嚴緝錢氏曰卉草也通言之則草木皆卉也

疏義物之美者能全其美可見也人之善者乃變而惡不可知也物性有常人性無常以以人不如物起與也

麟按如上說以不變炤變可知炤不可知兩意雙關然變為充較重莫知者歎辭也則誰之過昆湖云指指王言○集傳尤叶于其反古義支韵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興也相視載則構合也○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疏義泉水之濁有時或清而禍亂之遭無時可已也此亦以者相反對而為興也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興也滔滔大水貌江漢二水名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瘁病也有識有也○滔滔江漢猶為南國之紀今也盡瘁以仕而王何其不我有哉

講意江漢為南國之紀是南國且有牙江漢矣若謂江漢有南國則反了不可依

麟按識有疏義云猶顧念也然愚意只是記憶之意○集傳有亦叶羽已反古義紙韵○揚疏義則此詩惟第二章正興一章

三章四章五章六章俱反興也

匪鶉匪鳧翰飛戾天匪鱸匪鮪潛逃于淵

賦也鶉鴈也鳧亦鶉鳥也其飛上薄雲漢鱸鮪大魚也○鶉鳧

詩經

卷十五

四

雜錄

則能翰飛交天。鱸鮪則能潛遊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遊矣。

釋文。鵠字或作鶻。

孔疏。說文云。鵬也。從叢而為。叢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鶻。

孟康。漢書音義曰。鶻。大鵬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麟按。觀輔注。則六義非有一定之目。皆是後人看出。尤信。山有薜薇。隄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興也。杞。枸櫞也。桋。赤棟也。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灰好。薜。生山

中。中為車。輶。山則有薜薇。隄則有杞桋。君子作歌。則維以告哀而已。

疏義。此則託物為無義之興。○棟。音色。中為車。輶之中。去聲。輯。錄。輶。車之牙。即輶也。考士記注。輶。牙也。以為輪之周。抱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惟以告哀而已。無他事也。則其情切矣。通解。患害之逢。無地可避。但能發摯哀痛之情。於歌詠之間。而已。

麟按。集傳。哀亦叶於希。反。古義。支韵。○禮書考。士記。言凡。揉。牙。則牙。揉。木為之矣。六。其。輪。崇。其。一。為。之。牙。圍。則。牙。圍。又。十。寸。矣。牙。亦。謂。之。固。亦。謂。之。輶。亦。謂。之。輶。行。澤。者。以。輶。行。山。者。反。輶。

詩經

卷十五

雜錄

則能翰飛交天。鱸鮪則能潛遊于淵。我非是四者。則亦無所遊矣。

釋文。鵠字或作鶻。

孔疏。說文云。鵬也。從叢而為。叢字異於鵠也。鵬之大者。又名鶻。

孟康。漢書音義曰。鶻。大鵬也。

大金慶源輔氏曰。此章本亦興體。但有所托之物。而無所興之辭。故不可謂之興。又有四箇匪字。故亦不可謂之比。而只得以為賦也。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星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可經說約卷十五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十六

北山之什二之六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舜恭訂

矣刺幽王
也仍使名均
已勞於
而名於
矣每言

涉彼北山言采其杞借借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賦也借借強壯貌士子詩人自謂也○大夫行役而作此詩自
言涉北山而采杞以食者皆強壯之人而朝夕從事者也蓋以
王事不可以不動是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釋文借音皆徐音諧說文云強也
麟按集傳母叶蒲彼反古義紙韻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賦也。溥大率循濱，匪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乎。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

既義大夫行役而怨大夫不均，蓋天子之大夫非一人也。此則指夫執政者而言。

通解大夫字賢字且依本文說。

麟按集傳下後五反與王叶賢下珍反與濱臣均叶古義下土。摩酌濱臣均賢真韵。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賦也。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嘉善鮮少也。以為少。

而難得也將壯也。旅與替同。言王之所以使我者，善我之未

老而方壯，旅力可以經營四方耳。猶上章之言獨賢也。

大全學山謝氏曰：此詩本為役使不均，獨勞於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之旅力方剛，而可以

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為知己，忠厚之至也。

麟按彭彭然不得息也。傍傍然不得已也。集傳二句亦本毛傳。

然毛氏因隸四牡彭彭王事傍傍二句之下，故可云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今為總注，而但增二也字，即繫賦也。之下

兩然字處，既不可作無以兩也字，又近禿與殷殷然痛也。句亦同上。未皇簡駮之失。○集傳彭叶鋪郎反，傍叶布光反，彭叶

鋪郎。吾吳中方言亦然。古義陽韻。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賦也燕燕安息貌瘁病已止也○言役使之不均也下章故以

大令慶源輔氏曰此章而下則方言其不均之實然亦不過以

以其勞逸者對言之使上之人自察耳但言之重辭之複則其

望於上者亦切矣詩可以怨謂此類也

麟按後三章俱各二句緊對發議為妙○集傳行叶戶郎反古

義息國賦韻牀行陽韻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栖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賦也不知叫號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言事煩勞

不暇為儀容也

孔疏傳以鞅掌為煩勞之狀故云失容言事煩鞅掌然不暇為

儀容也

增釋鞅掌煩勞失容之狀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為

賦也咎猶罪過也出入風議言親信而從容也

太令慶源輔氏曰燕安也重言之見安之甚也或燕燕而自居

於休息或盡瘁而力為國事或息偃在牀以自逸或不已於行

以自苦或深居而不接人聲或憂慘而自極劬勞或栖遲于家

而偃仰自適或煩勞於國而儀容不整或耽樂飲酒以自樂或

慘慘畏咎以自憂或出入風議而親近從容或靡事不為而疎

遠勞勤

麟按此輔注所謂緊對發議之略也○集傳議叶魚羈反古義

酒咎有勗。誠為支勗。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紙自塵兮。無思百憂。紙自疢兮。

興也將扶進也。大車平地任載之車。駕牛者也。紙。塵。疢。病也。

此亦行役勞苦而憂思者之作。言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

病及之矣。

孔疏言將扶進者以木車須人倚而將之是為扶車而進道也

疏義此皆事之可戒者故因行役所見而用語相呼為興

大全慶源輔氏曰戒之以無思者言姑置之勿以為念也不然

適所以自病而已矣

通解百憂較重在役之勞苦上

左矣悔將小人也

六帖言百憂之不可思正其憂之深也

說通何氏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也

麟按疢字集傳無叶大全劉氏曰當作痕與瘡同音貧反然據

字彙疢都禮反又叶眉貧反音民即引此詩為證則亦不必云

當作痕瘡也且字彙亦無痕字今按古義疢或中翻趙願光

云多我觀瘡之瘡即此字石經作瘡俗按瘡瘡所以有民音者

古文如昏緡等字或从氏又或从民且云以民得聲然則氏民

通用當是字畫相近傳寫致然此疢字下从氏或亦通从民也

豐氏本作痕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類

興也冥冥昏晦也類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能出也

詩經

卷十六

三

無算

通解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此所以無思百憂也

六帖類訓小○明○凡人有一事○則心○則心○全向此處○芥蒂○只見○有以一事也

麟按集傳冥叶莫迥反古義迥韻

○無將太車維座雖分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興也雖猶蔽也重猶累也

呂詒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為物所累則輕而速為物所累則重而遲

麟按如王說則集傳雖重雖各有二音然以去聲為正○今俗諺謂重亦曰累陸然語意則只如云自累自家也

大夫悔仕於私世也

無將太車三章章四句

明明上天烜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荒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甚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賦也征行徂往也荒野地名蓋遠荒之地也二月亦以夏正數之建卯月也初吉朔日也毒言心中如有藥毒也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懷思罟網也○大夫以二月西征至于歲暮而未得歸故呼天而訴之復念其僚友之處者耳自言其畏罪而不敢歸也

孔疏以言初而又吉故知朔日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呂記朱氏曰其毒太甚謂憂之甚

輯錄謝氏曰載再也離歷也曰憂曰毒而又曰太甚其情有大不堪者矣

太全慶源輔氏曰明明上天炤臨下土空無不察也故呼而祈之

通解此詩大夫自傷安役而因戒僚友作也

麟按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起念在彼感傷在己即伏末章案然

共字解同不必謂即靖共共字太全謝輔說皆非也即謂共人

為敬恭之人亦是微詞不然豈有既稱其恭而又戒之以不可

不恭者乎但恭人此等入畢竟不同則不均之感亦在讀者會

天意可也章十二句亦當四句一截集傳野叶上與反義廉

韻○照 武廟諱今文通作昭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易云其還歲事云莫念我獨兮我事孔庶

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惓惓懷顧豈不懷歸畏以道惡

賦也除除舊生新也謂二月初吉也庶衆憚勞也惓惓勤厚之

意謹怨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莫

矣蓋身獨而事衆是以勤勞而不暇也

麟按此章集傳只至八句止後四句不注者因上章之文也憚

之訓勞亦本毛傳解與太東憚人俱音丁佐反同嚴緝多之去

散是也此云憚我猶言勞我暇集傳叶胡故反字彙音五張乎

于東京賦因秦官室據其內庫叶作雒之制戒則未暇賈誼服

賦止于坐隅貌甚閒暇異服來萃私怪其故俱同古義遇韻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易云其還政事愈感歲事云莫采蕭雅教

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其人與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賦也與懷感急詒遺戚憂興起也反覆傾側無常之意也○言
以政事愈急是以至以歲暮而猶不得歸又自然其不能見幾
遠去而自遺以憂至於不能安寢而出宿於外也
麟按以音集傳亦至十句上戚集傳叶子大反字彙音足古義
屋韵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賦也君子亦指其僚友也恒常也靖與靜同與猶助也穀祿也
以猶與也○上章既自傷悼以章又戒其僚友曰嗟爾君子無
以安處為常言當有勞時勿懷安也當靖共爾位惟正直之人
是助則神之聽之而以穀祿與女矣

蘇傳有以勞於外則必有以安於內者矣故告之使無以安處
為常

嚴緝戕曰式用也

大全疊山謝氏曰靖如有靖自獻之靖共如溫共朝夕之共
通解靖共二句言當敬職而且親賢也正直是助是去助正直
使得以行其志蓋其以長意式穀與汝是永保祿位意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賦也息猶處也好是正直愛以正直之人也介景皆大也
麟按集傳福叶筆力反古義賦韵

小明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淵人君子懷允不忘

刺幽王之也

詩經詩經 卷之六 鍾 鐘

賦也將將殺也。淮水出信陽軍桐柏山，至楚州漣水軍入海。湯沸騰之貌。泚，善懷思允信也。此詩之義未詳。王氏曰：望主鼓鐘，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以而忘反，聞者憂傷而思古之君子不能忘也。

孔疏：鼓擊其鐘。

嚴緝：古者作樂必先擊鐘，所謂金奏也。

大全：信陽軍，即今汝寧府信陽縣。漣，河南漣水軍，即今淮安府安東縣。直隸。

通解：泚人君子，指文武成康之盛主而言。懷允不忘，如實勞我

心之謂。六帖：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舍當無盡矣。

○鼓鐘喑喑，淮水涘涘，憂心且悲。泚人君子，其德不回。

賦也。喑，猶將將。涘，猶湯湯。悲，猶傷也。回，邪也。

麟按：曰其德不回，下又曰其德不猶，意已漸出。集傳：喑，叶居奚反。涘，叶賢鷄反。古義支韻。

○鼓鐘伐鼗，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泚人君子，其德不猶。

賦也。鼗，太鼓也。周禮作鼗，云鼗鼓，尋有四尺。三洲，淮上地。蘇氏曰：始言湯湯，水盛也。中言涘涘，水流也。終言三洲，水落而洲見也。言幽王之久於淮上，也。妯，動猶着也。言不若今主之暴亂也。嚴緝：憂結於心，為之妯動。

大全：安成劉氏曰：集傳所引周禮攷土記，鞀人，文也。然地官鼓人又云：以鼗鼓，役事，則字亦作鼗矣。注云：長丈二尺，即尋有

詩經詩經 卷之六 小雅 鼓 鼗

四尺。○東萊呂氏曰：三洲作詩者賦當時所見也。

麟按集傳：磬叶居尤反，古義尤韻。

○鼓鍾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箏不僭。

賦也。欽欽亦磬也。磬樂器，以石為之。琴瑟在堂，笙磬在下，同音。

言其和也。雅，二雅也。南，二南也。箏，箏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

僭也。○蘇氏曰：言幽王之不德，豈其樂非古欽？樂則是而人則

非也。

通解上三句言今日樂音之和，猶古之樂音也。下二句言今日

樂舞之正，猶古之樂舞也。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之樂相諧。

所謂純如也。不僭，今言三者只是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意所謂

變如也。以雅不僭言，歌雅歸於雅，如雅頌各得其所，以南不僭

言歌南歸於南，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以箏不僭言箏舞歸於

舞，如萬舞有奕。

六帖末章之辭愈隱，其意愈微。蘇氏注是言外意。

麟按此篇各章俱在三句截，同音合四者是。箋疏俱兼鐘則為

五者，以鐘亦堂下也。然鼓鐘句只領頭不入，亦得箏擊舞者觀

簡考左手執箏語可見也。集傳南叶尼心反，僭叶七心反，古義

侵韻。

鼓鐘四章章五句。

此詩之義有不可知者，今姑釋其訓詁名物而略以王氏

蘇氏之說解之，味敢信其必然也。

太全新安胡氏曰：歐公云鼓鐘序但言刺幽王，不知刺何

刺幽也政
如賦之四
筆多氣錢
謹降喪氏卒
流之祭祀不
與故之子
思古下言

言總言
事據詩文則是作樂於淮上矣然考詩書史記皆無幽
王東巡之事書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夷及淮夷已
皆不為周臣宣王時嘗遣將征之亦不自往初無幽王東
至注徐之事然則不得作樂於淮上矣當闕其所未詳嚴
氏謂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其論
固當然詩文亦不明言其為幽王也故集傳以為未詳
又曰未敢信其必然得之矣

楚楚者言柚其棘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
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饗以侑以介景福
賦也楚楚感容貌發疾發也柚除也我為有田祿而奉祭祀者
之自稱也與與翼翼皆豐盛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受

安坐也禮曰詔受尸蓋祭祀筮族人之子為尸既與迎之使處
神坐而乃以安之也侑勸也恐尸或未飽祝侑之曰皇尸未實
也介大景亦大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
其宗廟故言疾藜之地有柚除其棘者古人何乃為此事
乎蓋將我於此藝黍稷也故我之黍稷既盛倉庾既實則為
酒食以饗祀受侑而介大福也

鄭箋言言楚楚棘言柚互辭也倉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
孔疏既言露積為庾則庾在於空非有可滿之期言互辭者庾
舉億為多以至億為滿也又言喻多明非實然以為酒食者謂
鬱鬯之酒以灌朝踐酌醴饋熟酌盥以獻此至於尸酌以酢諸
臣皆為用酒也當饋獻又迎尸於室以拜安之乃設食以進為

尸嫌不能祝以主人之辭，信勸之由，祭祀以禮，神所歆享，故以得大大之福也。○初尸入，祝延之入廟，與而行灌禮，至朝踐，祭統注云：天子諸侯之祭，延尸於戶外，郊特性注云：朝事延尸於尸西南面，注又云：至薦熟乃更延主於室之奧，尸來升席，自北方升於主北，為即郊特性曰：舉牛角詔安尸，注云：安安坐也。尸始入，舉奠，舉若奠角，將祭之，祝則詔主人拜安尸，使之坐，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又迎尸使處神坐也。呂詒少牢饋食禮：尸升筵，祝主人皆拜安尸，尸答拜，遂坐，尸告飽，祝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二飯，注：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陳之宜。嚴緝經有二棘吹彼棘，心園有棘，酸棗也，吳詩以棘配茨，及青

蝓以棘為樊，非彼酸棗也，舊不指為何物，今按釋草云：棗刺，郭璞云：草刺，鍼也，釋云：方言：凡草木刺入北燕朝鮮之間，謂之棘，自關而西，謂之刺，江湖之間，謂之棘。輯錄筮尸用無父者，祭祖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天子諸侯，取卿大夫，有壽者，謂之公尸，○儀禮特性侑飽，後然後主人酌酒獻尸。太全廬陵李氏曰：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則全於君。通辭，古人泛指如下章維禹甸之，非指先祖言也，饗祀就神言，安侑就尸言，緊言之，皆是致敬於神也，以章專指酒食言。講意享於祖考之前，祀于宗廟，是方奠安侑，是既奠。

禮記卷之六十一 祭義第六十一 上 嚴緝經

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於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孔甚也。明猶備也。著也。皇大也。君也。保安也。神保益尸之嘉瑞。楚詞所謂靈保亦以巫降神之稱也。孝孫主祭之人也。慶猶福也。

鄭箋祭祀之禮各有其事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

孔疏曲禮下曰大夫濟之士賧是有容也。祭祀之禮主人自慤而趨其賓客則有容儀故濟之賧也。亨謂煮之使熟行蓋云肆筵設席肆是設之言故為陳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熟謂體解而爛之豚解腥之是解剝其肉也。定本集注皆云解剝其皮體而爛之是煮熟之者。禮運又曰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注云謂分別骨體之貴賤以為

衆俎也是肆其骨體於俎也。特性少牢之禮每云佐食奉俎肉是奉持而進之。定本特作將。釋宮云閔謂之門李巡曰閔廟門名孫炎曰枋謂廟門也。彼直言門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愛出廟門也。聘禮公食大夫皆行事於廟其迎諸侯之臣或於廟門內也。繹祭之枋在廟門外之西以王祭之枋或在廟門內之西。天子迎賓在門東以祭當在門西。大宰繫之門內為待賓客之處耳。

呂記王氏曰凡祭禋求諸陰燔蕭求諸陽索祭求於陰陽之間夫遊竟為變無不之無不在求之不可一而故祝祭于枋而祀事所以孔明也。又曰夫然故先祖是皇神保是饗而孝孫有慶矣。丘氏曰孝孫有慶者神報以大福萬壽無疆也。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嚴緝羊人自慙而趨之趨音促○錢氏曰濟之踏之大夫士從君牽牲之容也○或剝內饗之事或烹亨人之事或肆外饗之事或將小子之類之事

跟義牲體則陳之殺則進之剝亨肆將皆潔牛羊奉豕嘗之事而皆蒙濟之踏之○皇天也君也言神來而處尊位○此章專主牛羊言

大全安成劉氏曰門內待賓之處恐即大門之內屏牆之外○君生時所守立見賓之地在寢謂之宁在廟謂之祊慶源輔氏曰君也者如府君之謂所以尊之也

通解按周禮祭祀之聯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以興推之公卿亦必有久也

講意刑亨句自治牲言肆將句自薦牲言祝祭雖言求神之誠亦欲其饗是儀物也神無形故曰皇是來格意只有象故曰饗則嗜其飲食意

六帖儀文兼至論也典則昭明著也

麟按繫牛羊繫字注無明文自孔疏以下多解作潔至六帖說通始云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然未知孰是句理連斷則呂記與講意頗明大約豕嘗一截或將一截孔明一截是饗一截無疆一截然孝孫句承上起下也集傳亨叶鋪即反枋叶補先反明叶謨即反饗叶虛良反慶叶祛羊反

○執饗踏踏為俎孔頌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矣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詩經卷之

卷十六

續前

賦也。饗，竈也。踏，踏，敬也。俎，所以載牲體也。碩，大也。燔，燒肉也。炙，炙肝也。皆所以從獻也。特牲，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獻尸，兄弟以燔從，是也。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盛肉羞。庶羞，主婦薦之也。庶，多也。賓客，筮而戒之，使助祭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酢也。主人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賓受之莫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編也。卒，盡也。度，法度也。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

毛傳：饗，雍饗，廩饗也。東西為交，邪行為錯。

鄭氏：凡適妻稱君婦，事舅姑之稱也。庶，腸也。祭祀之禮，后夫人主共籩豆，古者於旅也語。

釋文：內羞，房中之羞，或作肉羞，非也。股字又作後。

孔疏：祭祀時其當執饗竈之人皆踏踏然敬慎于事而有容儀矣。其為俎之牲體甚博大，言肥膾而得禮也。○祭祀之禮，饗饗以煮肉，廩饗以炊米，少牢云：雍人概鼎七俎于雍饗，雍饗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醢醢七，與敦于廩饗，廩饗在雍饗之北，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知燔肉炙肝者，特牲兄弟燔從與此燔同，則賓長肝從與此炙同，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離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莫莫，清靜而敬至者，言由能清靜恭敬，又至篤，故為豆，甚多，若簡躁不恭，則不能也。以豆實，則海醢也。周禮：醢人注云：凡醢者必先膊乾其肉，乃莖之，雜以梁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甕中，百日則成矣。

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
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
羞其適則糗餌粉粢其豆則醢食糝食庶羞羊臠豕臠皆有載
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右夫人所
主適豆唯有朝事饋食之適豆后薦之耳於周禮加適則內宗
薦之內羞庶羞則主婦薦之而此言君婦為豆者以君夫人總
主之故也古者於旅也語御射記文引之者證樂語得時
呂記坊記子云七日戒三日齋承一人焉以為尸過之者趨走
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醢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滌也尸飲三
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
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東萊曰

為俎孔頌謂薦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為一事誤矣
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頌乎味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洋
洋乎其可識矣
嚴緝五氏曰為俎謂載牲體于俎
疏義為俎者燔者炙者皆執饗之人而皆蒙踏踏二字也語勢
與上章同○內羞以黍稷庶羞以肉味○特性迎尸止祭之後
主人獻尸主婦亞獻尸賓三獻尸尸皆酢酢畢主人獻賓及衆
賓宗人公有司又獻長兄弟衆兄弟及私臣又獻內兄弟畢長
兄弟及衆賓長各洗觥為加爵嗣舉奠弟子舉觶於其長為旅
酬佐食獻尸祝告利成尸出徹俎賓出○卒度卒獲言無不合
于法無不得其宜也○內而主婦外而賓客及賤而執饗者無

詩經卷之六
禮記卷之六
燕義第六
燕義第六
燕義第六

不敬以將事如以神之所以饗而福之所以降也。○此章通以俎豆獻酬之事言。

通解以章緊要在階階莫莫卒度卒獲等意。大夏似周頌清廟。但言有事於宗廟者之敬。而主祭者可知也。為賓為客不重華戒意。大意言所為之賓客來助祭者於獻酬之時如以耳其實不重在始之為之。猶上為俎孔碩為豆孔庶。大意言所為之俎甚大所為之豆甚多如以耳亦不重于始之為之也。必要在當祭時言獻酬四句。就賓客上說。但細今之獻酬指賓客言交錯指少長言禮儀笑語即獻酬交錯中之禮儀笑語也。卒度如周旋中規析旋中矩卒獲如笑不至矧語不至吳執慶三句是一套事。君婦二句是一套事。為賓四句是一套事。神保三句是一

套事

講意獻酬交錯是獻尸之後而進飲非謂祭畢而然也。神保就尸言則神考在其中。即補神格意。攸酢者因上文等敬而酢以報之也。

麟按集傳階叶七略反。碩叶常約反。炙叶涉略反。莫叶木各反。庶叶陟略反。客叶克各反。度叶徒洛反。獲叶黃郭反。格叶劉鶴反。為賓四句。雖通解云。一套事。然是兩句一連也。○馮嗣宗曰。按俎之制有四虞曰椀。斲木為四足而已。夏曰椬。中足為橫。距之象。殷曰楨。如枳楨之曲。椀周曰房。楨足下有跗如堂房。其長皆一尺二寸。廣一尺二寸。高一尺二寸。其用之別甚多。一曰薦腥。謂豚解而腥之。殊兩肩兩髀兩肱與脅為七體。以上古之禮也。二

詩經言名
曰薦爛謂體解而爛之。又分豚解為十一體以湯爛之。而全
熟以中古之禮也。三曰薦熟以其所爛者先煮于鑊既熟則以
鼎重煮之升于俎以近代之禮也。俎由鼎而升有九。醢禮牛一
羊二豕三魚四腊五腸胃六膚七鮮魚八鮮腊九是也。去鮮魚
鮮腊則為七俎矣。公食大夫禮上大夫九俎下大夫七俎是也。
又去其二則為五。少牢陳五鼎羊一豕二膚三魚四腊五腸胃
從羊五鼎五俎是也。又去其二則為三。特牲三鼎牲鼎一魚鼎
二腊鼎三亦有三俎是也。此皆正俎。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以
別也。○禮書曰折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腊脯在籩腊在俎
脯常先於醢醢常亞于魚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有膚而無腸
胃腸胃常在先膚常在後以腸胃出于牛羊膚出于下牲故也。

腸胃之長及俎拒膚則乘之。又曰上大夫之俎九有魚腊加鮮
魚鮮腊下大夫之俎七無鮮而昏禮腊必用解則用鮮者禮之
所隆也。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必芬孝祀神嗜飲食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既既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賦也煥竭也善其事曰工必芬香也卜于也幾期也春秋傳曰
易幾而哭是也式法齊整稷疾也正敕戒極至也。○禮行既久
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於是祝致神意以報主人曰
爾飲食芳潔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幾其多如法爾禮容莊
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各隨其事而
報之以其類也。少牢嘏詞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

詩經言名
卷之六
禮記

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
此大夫之禮也

呂記善其事曰土木毛傳也李氏曰善于為祝者

嚴緝此章述飲福之事也

疏義式禮莫愆言事有始終禮無間斷○上章繫牛羊者執饗者君婦賓客皆極其禮敬如彼此乃主祭者之敬其不替又如與○整則不亂疾則不慢正則不邪戒則不忽皆莊敬之容也○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此字即指極而言之極訓為至則至極而無以復加者也○少牢嘏辭承致多福之承猶傳也來女孝孫之來讀曰釐賜也即所謂承而致之也公卿大夫其禮皆然故引以為證

大全慶源輔氏曰禮容莊敬解既齊既饗既臣既敢二句故報爾以衆善之極解永錫爾極一句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解時萬時億一句○安成劉氏曰羊豕曰少牢少牢饋食諸侯之大夫祭禮也曲禮又曰凡祭大夫以索牛者謂天子之大夫也此詩為天子公卿之禮故有繫爾牛羊之文也

麟按式禮莫愆之式鄭箋亦訓為法孔疏遂分祭法之法與禮儀並著然董氏曰式用也東萊華谷皆從之似董說較近矣于祝致告此受嘏時祭禮將畢非既畢也下章工祝致告方是畢時孔取特牲少牢皆受嘏在前告利成在後下章工祝致告則告利成事也神無言祝致之而有言故以云祝致神意尸有言祝為之述其言故下章云祝傳尸意孝祀無不備之物禮容無

不善之儀故報之亦必備必善是謂以其類也孝祀一段重在百字既齊一段重在極字如幾孔疏曰言須而即得不遲也六帖曰所欲即得與意相符勢略同如式說通曰天下有一事必有一法福如之言繁多也六帖曰言簡足不必久恰似有箇法度以齊之更虧欠他不得一般則文定更勝矣百福泛說衆善之極講意曰指慶事說本疏義脩身齊家治國之云也然如或則得與百福有別故可從集傳愆起巾反與孫叶此章十二句皆二句一連四句一截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但位工祝致告神具醑止皇尸載起鼓鍾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虔敬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賦也戒告也但位祭事既畢主人往阼階下西南之位也致告

祝傳尸意告利成於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也於是神醉宰尸起送尸而神歸矣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鼓鍾者尸出入奏肆夏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諸宰家宰非一人之稱也廢去也不遲以疾為敬亦不留神惠之意也祭畢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鄭箋具皆也載之言則也尸即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神安歸者歸於天也諸宰徹去諸饌君婦遵豆而已釋文謾所六反起也孔疏言皆醉者所祭羣廟非止一神故也又解神尸相將之意故云尸即神者也神醉而尸謾送尸而神歸是尸與神為節度

也神無形故尸象鳥知諸宰徹去諸饌君婦奠豆而已者以周禮九賓云凡祭祀贊后薦徹豆籩知君婦奠豆而已餘饌諸宰徹之也周禮宰夫無徹饌之文膳夫云凡王祭祀賓客則徹王之胾俎注云膳夫親徹胾俎胾俎最尊也其餘則其屬徹之然則徹饌者膳夫也言諸宰者以膳夫是宰之屬官宰膳皆食官之名故繫之宰言諸者序官膳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故言諸也祭未嫌其惰慢故言以疾為敬特牲少牢禮皆曰祝執其俎以出是歸賓客之俎也又特牲曰祝命徹胾俎豆籩設于東序下所以留同姓燕也此受嘏之後言祭畢告利成送尸徹饌與同姓燕之事

疏義祭則燕于寢惟同姓得以昭穆序異姓賓客不可與燕故

歸其俎

大令慶源輔氏曰禮儀既備言其禮之無不舉也鐘鼓既戒其樂之無不奏也如此則祭事以畢矣○少牢曰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注曰利猶養也成畢也告利成畢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遂出于廟門外○廬陵李氏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且故送迎尸皆以廟門為斷○周禮大司樂曰尸出入奏肆夏鐘師注曰先擊鐘次擊鼓以奏時邁也○安成劉氏曰儀禮主人之俎佐食徹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司徹而歸之祝及兄弟眾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於門外而不敢留歸賓俎而不敢後所以尊賓也主人以胾俎豆籩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於堂主婦

以祝豆蕩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於房，所以親親也。
 通解燕私，正中庸所謂燕毛之禮。此只重親骨肉，說尊賓客之意，只落在此二句之中。因其親骨肉，見尊賓客也。或云當千廢徹，句下即補歸俎，以尊賓客意亦通。
 講意告利養之成者，安孝子之心也。

六帖祖賚孝孫之位，是者孫主祭時醑尸之位。孝孫得位之位，是即未祭時分列之位。戒訓為告，即告終之意。
 麟按集傳戒叶訖力反，告叶古得反，為下韻止起為一韻。尸歸遲私為一韻，凡三轉。時說孝孫以下，今四項，然亦以二句為一連，四句為一截。神保即尸也。然只送尸而神歸者，神以尸為體，尸歸則神亦歸矣。備言燕私之備，亦是具意。孔疏云其諸公

兄弟，留之使皆備具是也。燕私，毛傳云燕而盡其私恩，疏為分析。集傳本以此言或語辭，或作凡既備矣，言與之燕，似亦可也。又集傳主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疏義本作往阼階上，以少牢語證之。疏義本較合。馮嗣宗曰：按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古注以楚茨之詩為思古明王，故箋用周禮之文。朱子以為述公卿有田祿者力農奉祭，則與天子之禮不同。而此傳云奏肆夏，未知所出。效之儀禮，太射公升即席奏肆夏，燕禮賓及庭奏肆夏，則諸侯得奏肆夏。天子畿內公卿此外諸侯，或亦奏肆夏。未可知。但天子公卿及諸侯祭禮止，無所據。詎朱子此篇之傳，如主人往阼階下西面聽告利成，皆準少牢饋食禮。少牢饋食者，諸侯卿大夫之祭禮也。其儀告利成後，祝入尸，謾主人降云。

於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無鼓鐘送尸之事。故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大夫不得奏肆夏也。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穀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賦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於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且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爾穀既進。與燕之人。無有怨者。而皆歡慶。醉飽稽首而言曰。向者之祭神。既嗜君之飲食矣。是以使君壽考也。又言君之祭祀甚順。甚時。無所不盡。子子孫孫當不廢而引長之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廟及寢皆南向。廟屋五架。中架以南。通謂之堂。以北則今其東為房。西為室。此大夫之制也。室有戶。牖戶東而牖。西牖之內為奧。神位所在也。房之東室之西。近南各有廂。爾雅所謂室有東西廂曰廟者是也。廟之後別為寢。以藏祖宗之遺衣冠。祭時則棲尸以服之。其後如廟之制。而無東西廂。爾雅所謂室無東西廂曰寢者是也。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此章即言燕私之事。又曰。燕祭不得同樂。而云皆入者。歌詠雖異。樂器則同。故皆入也。

六帖至恩。有洽太和。流行故燕私之樂。為受祿之本。綏者保定。孔固之意。神嗜六向。柳楊者。正是今。張前祿後祿慶。曰飲。食兼誠。敬壽考。兼福祿。有其舉之。莫或廢之。莫敢舉。惠。

也。雨露既濡，有怵惕之心。霜露既降，有悽愴之心。時也。○上教車稱福，單指公卿，一身通不及子孫。留此一着，在未章燕私稱慶內，所謂百足竿頭，又進一步。窺見諍策。○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以尊祖敬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一舉，而凡我同生，蕩然無間，和氣浹洽矣。夫兄弟既翕，父母順焉，冥冥之中，自有鑒茲歡悅，而不隆保定之養者，樂具入奏，以綏後祿。此為實理自然，非僭謾也。

麟按此說善矣，然亦略本講意。曰後祿者，對廟中所受之祿而言。正下文使君壽考也。引長勿替，則受祿于壽考者，又將受祿于子孫，是謂後祿之綏。神嗜以下六句，不是重複，乃與燕者申言其事，以寓已頌禱之意。正詩人巧處。猶云我輩亦願其如此。

也將受後祿而綏之。將字須認當不廢而引長之。當字慶卒之意。語氣亦略與將字同。非戒辭。○說通亦云。曰後祿者，對祭時受福者，彼為先，則此為後也。壽考已然，事順者，物理威儀之不差忒也。時者禴祀蒸嘗之不愆忘也。孔順孔時，所謂盡之也。俱捷。○壽考壽且考也。見鄭箋。洪範五福，一曰壽，五曰考，終命，固是兩項。蔡注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集傳奏音族與祿叶慶亦祛羊，反與將叶飽，補苟反考去九，反與首叶盡，子恣反與引叶四轉韻，亦兩句一連，四句一截。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

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連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威政修何以致之

輯錄朱子曰此下諸詩在小雅而非天子之詩故知其為公卿之事蓋畿內之諸侯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詩中言濟濟嗇嗇踏踏莫莫卒度卒獲式禮莫愆齊稷匪敷者威儀之盛以德盛所致也倉庾之積牛羊之繫俎豆之碩庶飲食之必芬者物品之豐以政修所致也德與政儀與物內外而盡而本末兼備故以之交神明則為妥侑為絜嘗以之連羣下則為獻酬為燕私曰萬壽無疆曰萬壽攸猷曰卜爾百福曰以綏後祿所謂受福無疆也又按周禮樂師之教樂儀大駉之駉玉路記

王藻言君子佩玉皆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芻或謂采芻即楚茨也

說通通詩廣徹不遲以上事神受福之事以下則燕私稱慶事然燕亦祭中事也首三章一時事而以酒食牛羊禮儀各舉其義言之皆三獻以前事也四章則乎獻以後祝致類報時事也五章六章皆祭畢時事也詩中之序祝祭于枋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祝于枋是也潔爾中羊剥亨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

刺幽王也。不能恪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性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燦不怨，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於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饗，而孝孫往，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廣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禮尸俎而休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昉昉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賦也。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昉昉擊辟貌。曾孫主祭者之稱。曾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之也。疆者為之，大界也。理者定

其溝塗也。畝，龍也。長樂劉氏曰：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此詩大指與楚茨略同，以即其篇首四句之意也。言信乎以南山者，本禹之所治，故其原隰擊闢，而我得田之，于是為之疆理而順其地勢水勢之所宜，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

孔疏：擊辟，貌者謂擊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柔田。六帖：周禮百畝為夫。夫間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木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為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田。洫澮川，倣以其水則遂

達於溝，達於洫，以次而達于川，以資蓄淺，備旱潦，順地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避高而走下，南東其畝，或東或南，紛然不一，所謂疆場綺紛，溝塍刻鏤，原隰龍鱗是也。

麟按：疆理解諸家紛紛各為一說，然兩我字自昭，曾孫則疆謂為之大界者，謂正其經界，大槩語也。理謂定其溝塗，則是細料理其五溝五塗，五溝者，遂溝洫，澮川五塗者，徑、畛、涂、道路亦包小大合內外言之。疏義獨指十夫之溝，百夫之塗，以當定其溝塗，則是掛一漏餘，斷不足據者也。若木全安成，劉注豐城朱注又判五塗以為我疆，五溝以為我理，復與定其溝塗語不類。此句統曾孫所田說，下南東其畝，就一夫所受說，然推于各井類，然亦是統同語也。南東其畝，注疏以下俱無成解，獨集傳云畝

龍也，而引長樂劉氏其遂東入于溝，則其畝南矣，其遂南入于溝，則其畝東矣，語記之，畝為確然，但恨後人不理會，畝字謂以防，木遂解劉氏語云其遂水東入于溝，則恐或溢而南故南其畝，以防之，其遂水南入于溝，則恐或溢而東故東其畝，以防之，此等謬戾，蓋始於義而後遂相沿，牢不可拔，雖以黃文裕徐文定之書，皆不能推究原委，致使經傳本明而講疏輒誤，殊不知畝訓龍者，即後篇甫田注稍耨，龍草，龍盡畝平，龍字彙云，龍同龍是也。蓋古者田非正方形，畝濶一步長一百步，其畝之法，一畝三畝，一夫三百畝，而播種于其畝中，其畝間之土，謂之壟，後取以壅苗根，則壟盡畝平，耐風與旱，既曰畝而又曰壟者，謂畝中之高處，漢書陳勝傳，較耕之壟，上顏師古注，壟上謂田中之

高處字彙。龍一曰田埒。田中之高處皆謂此也。其遂東入。示云
 同言為田之法。故考工又言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
 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可見其遂東入于溝。則龍必南向。
 以對着遂。其遂南入于溝。則龍必東向。以對着遂。龍既對遂。則
 畎必對遂。不言可知。是畎通于遂。而遂通于溝。一縱一橫。為順
 水勢也。若謂畎以防水。則遂之上已有徑矣。畎安施乎。又畎闊
 一步。積而百畝。亦一百步。仍正方也。而遂周其外。一夫所耕。相
 遂東。瀉則南。其畎相遂。南瀉則東。其畎亦是于三者之勢。或居
 其一。不是一夫而二勢兼有也。至一步六尺。而廣尺為畎。二畎
 三尺。故畎字或作剛。或又作畎。象其形也。壟間畎中。畎亦三尺。
 是一步六尺矣。如是亦可云南東。其畎言其畎。或叶韻耳。畎既

訓壟而解如上說。亦是對畎言畎。而非百畝于畎之畎。微不同
 也。此說自余為文徵始。備其解。今更詳之。周禮注。畎通水之
 小圳也。田一夫之所佃也。一夫之田百步。其間有遂。以通水。田
 首之通水者。倍于畎。則廣深各一尺。而名曰遂矣。禮書注。古者
 耜一金。兩人併發之。其龍中曰畎。畎上曰伐。伐之言發也。周禮
 疏。一尺深者。謂之畎。畎上高土。謂之伐。伐發也。以發土於上。故
 名伐也。俱足相發。又禮書遂人言五溝之制。而始于遂。匠人
 言五溝之制。而始于剛。則剛非溝也。乃播種之地而已。一晦三
 剛。一夫三百剛。剛從則遂。橫剛橫則遂。從遂從則溝。橫遂橫則
 溝。從溝遠而不倍。不足以容水。水行而不曲折。不足以殺其勢。
 遂溝洫澮川。雖不同。皆謂之溝。司險曰五溝。是也。徑畛涂道

路雖不同皆謂之涂。司陰曰五涂是也。亦見禮書。是余定其溝涂之解之証也。匠人曰凡溝必因地勢。防必因水勢。又曰凡溝防必一日先深之。以為式。而不更言涂。禮書亦曰溝成則涂立。涂立則防立。則意皆謂涂即防。遂之防。遂之徑也。不必別立。畝以防之。尤明矣。涂莫小於徑。然容牛馬足以為固。國語司空視涂。欲察其脩否。雖兼謂五涂。徑在其中也。子常往云。如世解當改作遂。上有防。然鮮據。即周禮溝防別有所為。以畝當之。斷非矣。亦是而未暢其說。并詳之。季本讀禮疑圖注一畝二畝之說。曰一夫百畝之田。縱橫各百步。畝方十步。積百步。今以縱長百步。橫一步。故有二畝三畝之說。蓋六尺為步。三畝三壠各廣一尺。適得六尺也。畝而頭盡處謂之遂。遂上有徑。即今田塍

也。畝而頭即匠人所謂田首。壠即匠人所謂伐也。甚覺明于掌果。又引仁山金氏說曰。古所謂畝。潤一步長百步。即今種豆麥者作田。隣也。詩所謂南東其畝。謂田間作隣。向南向東。視水土之利也。亦自曉切。不知源義。木全何肯不載。集傳向從鄰反。田司因反。兩字叶。畝蒲彼反。與理叶。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優。既渥。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賦也。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以雰雰。雪貌。霡霂。小雨貌。優渥。霑足。皆饒洽之意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矣。

孔疏。至于春日。又益之。以小雨。而霽。霽然以接。及澤。既已優洽。

既已饒渥既已沾潤既已豐足

嚴緝李氏曰杜詩云潤物細無聲亦是小雨也蘇氏曰瞻印解曰優多也今日渥洪洽也

疏義雨雪以時飲歲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我百穀也○田之辟者禹之功穀之生者天所賜於篇首下章述之不愆本也

大全中陰陸氏曰三農之事雪欲盛而徧故言霽霽雨欲微而潤故言霽霽

通解優有餘也渥厚漬也○此言半膏之饒洽非雨澤之饒洽也然半膏固自雨澤中來爾

○疆場翼翼黍稷或或曾孫之穡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賦也場畔也翼翼整飭貌或或茂盛貌界與也○言其田整飭

而穀茂盛者皆曾孫之穡也於是以為酒食而獻之於尸及賓客也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權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人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橫左右翼翼也黍稷或或謂萬井基布廣野或或成文也

太全安成劉氏曰詩人本欲言以章之事而先言首章田畝之舉闢疆理次章雨雪之滋生百穀而以此章首二句承上章之意言之也○丘氏曰與尸謂獻熟食并酌齊獻尸是也○安成

麟按集傳或於逼反與翼翼食叶年泥由反與賓叶

○中由有廬疆場有瓜是利是道獻之臯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祐

賦也。中由田中也。道酢菜也。祐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
公田。內以二十畝分八家為廬舍。以便田事。于畔上種瓜。以盡
地利。瓜成。剝削淹漬。以為道。而獻皇祖。貴四時之異物。順孝子
之心也。

孔疏周禮場人祭祀。共其果菰。是祭必有瓜道矣。醢人豆實無
瓜道者。主說正豆之實。故文不具耳。

嚴緝菰羅之上。穀曹氏曰。道淹菜也。今日是剝謂以刀剝。瓜削
治之也。是道謂以瓜為道。淹漬之也。方其削治未定。為道。故言
是剝。及已淹漬。知是道。故言是道。

疏義道不止瓜舉。此為例耳。

六帖瓜。即祭時登豆之物。於時適際瓜熟。故薦之。蓋秋嘗也。非

薦新之謂也。左氏曰。漢澗沼沚之毛。可羞于神明。禮曰。凡天之
所生。地之所長。苟可以薦者。莫不咸在。亦盡物也。外則盡物內
則盡志。故曰。惟賢者能盡祭祀之義。

禮按子由云。田中為廬。以便田事。疆場種不以盡地利。集傳本
無。然蘇尤簡直。知為兩對。集傳瓜。攻乎反道。側居反。與廬叶。考
孔五反。與祖姑叶。則當在三句。截以下三章俱同也。○集傳酢

菜之酢音醋

○祭以清酒。從以騂牲。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凡其血。皆
賦也。清酒。清潔之酒。鬱鬯之屬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
鬱鬯灌地。求神於陰。然後迎牲。執者。主人親執也。鸞刀。有鈴
也。臂。脂膏也。啟其毛。以告純也。凡其血。以告殺也。凡其臂。以告

奠也。合之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水神於陽也。記曰：周人尚
奠。灌用也。奠，合也。奠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乎氣也。既灌
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燔
蕭。合饗蕭凡祭。填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
陽之義也。又釋一黃

鄭箋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於祖考。納亨時。

孔疏箋以經先言祭以清酒。乃云從以辟牲。言從是相並之辭。
郊特牲曰：既灌然後迎牲。是先酒後用牲。故云祭之禮先以
鬱鬯降神。然後迎牲。郊特牲又曰：灌用鬯。奠合鬯。臭陰達于
淵泉。是以鬱降神也。又言享于祖考。謂納亨時者。大宰云：及納
亨。贊王牲事。注云：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晨。既殺以授享人。然

則納亨者。謂牽牲入廟。特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亨也。祭義云：君
牽牲入廟內。繫于碑。卿大夫祖而毛牛。尚耳。鬻力以封之。以下
文乃云執其鬻力。知是納亨時也。納亨而謂之獻于祖考者。
地官充人云：碩牲則贊。注云：贊助也。助君牽牲入。告肥是獻之
也。○鬱人注云：鬱金、香草也。則鬱非酒矣。亦以為酒者。祭之用
鬱者。之以和酒。郊特牲所謂臭鬱合鬯是也。○魯人注云：鬯。釀秬為
酒。芬香條暢于上下者也。然則裸之有鬱。和秬鬯而用之。故鬱
亦為酒也。鬱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殼中即故郊特牲曰：割刀
之用而鬻力之貴。貴其義也。殺和而後斷。是中節也。焚黍。覲射
父曰毛。以示物。韋昭曰：物色是毛。以告純。管者。腸間脂也。脂釋
者曰膏。故曰管。脂膏也。血以告殺。亦焚黍文也。韋昭曰：明不因

故是也。管以升臭，謂燒其脂膏，升其臭氣，使神聞之。又申明升臭之事，以脂膏合之黍稷，置之蕭，乃以火燒之，合其馨香之氣，是升臭也。知者郊特牲曰：凡脾膏燔燎升，皆報陽也。又曰：蕭合黍稷，臬陽達于牆屋，故既奠然後焚蕭，合馨香。注云：蕭香蒿，染以脂，合黍稷燒之，是合馨香之事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躬執鬻力以告牲，牛之毛，豆薦其血，蕭蕪其管。○王氏曰：執其鬻力者，以親殺也。子孫之養其祖考，當自致其力也。○祭義注：嚴于碑之縣，猶繫也。毛，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輯錄董氏曰：酒以灌地，降禱，其馨香下達。○陳氏曰：灌之禮，以圭璋為瑄之柄，用王之氣，亦是尚臭也。又曰：既奠謂薦熟之

時，蓋堂上事，尸禮畢，延尸於戶內，而薦之熟，祝先酌酒，奠于銅羹之南，而尸猶未入。蕭脂黍稷之燒，正以時也。馨香，即黍稷也。以天子諸侯之禮。○記燭蕭，合籩，籩燭，蕪同。籩，籩馨香同。亦帖全重迎牲，祭以清酒，亦為迎牲舉也。故毛，凡血，凡管，乎者，不可不求神陰陽作眼目。○凡管以為升臭之用，以時猶未燭也。燭，在奠熟之後，故求神于陰，首句是也。求神于陽，尚不在以章內。

麟按集傳考亦去九，反與酒牲叶。刀毛管自相叶，亦在三句。截是烝，是亨，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賦也。烝，進也。或曰冬祭名。鄭箋既有牲物而進獻之，苾苾芬芬，然香祀禮於是則甚明也。

嚴緝烝昇相妣。不必以為烝嘗之烝。
 六帖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然後迎牲也。執其鬻刀，三句是用牲于庭也。是烝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是烝是享，此正既奠升奠之事。薦熟之謂也。專以牲言，不兼酒說。蓋上章清酒，句只用以求神者，此一句以起下迎牲之事。非若三章獻尸，亦用酒也。祭中非不重酒，但章意各有所至耳。
 說通烝而進之享而獻之。
 麟按：集傳享叶虛良，及明叶謨郎，及通章一韵。然聚商云三句截上，是盡享神之禮。下是獲格神之休，是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六帖采盛瓜蒞犧牲俱一時奉祭之物每段各發一長耳

刺幽王也君
 子傷今亡惡
 古焉

無有先後意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攸翼翼，烝我髦士。
 賦也。俾，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十里，為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為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食糧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農人，私百畝而養公田者也。有年，豐年也。適，往也。耘，除草也。耔，雖本也。蓋后稷為田，一畝三畝，廣尺深尺，而播種於其中。苗葉以上，稍耨，壟草，因墾其土，以附留根，壟盡畝，平則根深，而能風與旱也。藟，茂盛貌。介，大烝。進髦，俊也。俊士，秀民也。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為管仲曰：農之子恒為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即謂此也。○此詩述公卿有田祿。

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故言于此大田歲取萬畝之
入以為祿食及其積之久而有餘則又存其新而散其舊以食
農人補不足助不給也蓋以自古有年是以陳陳相因所積如
此然其用之之節又合宜而有序如此所以粟雖其多而無紅
腐不可食之患也又言自古既有年矣今墮南畝農人方且或
耘或耔而其黍稷又已茂盛則是又將復有年矣故於其所美
大止息之處進我髦士而勞之也

鄭箋歲取千於井田之法則一成之數也九夫為井井稅一
夫其田百畝井十為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為成成方十
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數從井通起故言千十
疏義攸介攸正舒曠之地可止息之處也○管仲云云出小也

篇野處而不暱本作樸野而不暱蓋市井工商之子習為狎暱
為農之子處鄙朴之地敦本尚實○南畝即甫田之間髦士即
農人之秀者慰勉之意不可入人曉之惟可與言者與之言庶
幾達於衆也○此章言其力於農事如此

通解獨勞髦士者以衆人不能徧及因以諭爭衆也此亦說詩
之辭不甚重勞只勞者勞之之意蓋有年雖出於天而致有年
則由於農使不知所以勞之則公卿不垂情于畝畝而坐享其
成其何以慰農人之心哉故進我髦士而叙其沾體塗足之勞
以勞苦之耳若作其勤而警其怠則是勸之而非勞之也且
此勞之但管今墮南畝以下或作通承非也
麟按集傳田叶地因反千叶倉新及年叶泥因反畝叶滿彼反

各五句一韻為一截又一體自古有年句。斷屬上文。注起下者。泥孔疏古今相對之語也。后稷為田一畝三畝云々。本前漢食貨志苗葉以上言既長也。耨鉏也。壟愈水反。漢書作墮音頽。謂下之也。孔疏作壟培也。備培也。附根即籬本也。能即耐字。大全又引漢書云。趙過能為代田一畝三畝。歲代處。故曰代田古法也。亦可証前南東其畝之解。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賦也。齊與粢同。曲禮曰。稷曰明粢。此言齊明便文以協韻耳。犧羊純色之羊也。社后土也。以句龍氏配。方秋祭四方。報成萬物。周禮所謂羅幣獻禽以祀社是也。臧善慶福却迎也。田祖先帝。

也。謂始耕田者即神農也。周禮籥章凡國祈年于田祖則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是也。穀養也。又曰善也。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言奉其齊盛犧牲以祭方社而曰我田之所以善者非我之所能致也。乃賴農夫之福而致之耳。又作樂以祭田祖而祈雨。庶有以大其稷黍而養其民人也。孔疏春官肆師表。盛盛告潔。注云。粢七穀也。則六穀總為粢。天官甸師注云。粢稷也。唯以稷為粢者。以稷是穀之長。為諸穀之總名。明猶潔也。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共工氏之子曰句龍。職主土地。故謂其官為后土。此人為后土之官。後轉以配社。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龍在東。祝融后土在西南。蓐收在西南。

索冥在北是也實五官而云四郊者火土俱在南其火土俱祀
黎曲禮言歲禘此祀在秋而并言四方蓋常祀歲禘以秋成報
功則總祭故并言四方也郊特牲云社稷太牢則四方之神亦
太牢此獨言羊以會句明非特羊而已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
色也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上言黍稷之盛而此言齊羊
之祭明是物成而祭也大司馬仲秋云遂以獮田羅罝致禽以
祀絜注云絜當為方殺之誤也獮由主祭四方報成萬物即引
豳詩云以社以方是報祭四方在仲秋也良耜序云秋報社稷
鄭駁異義引太司從五地之物云以五土地者土生萬物養真
獸草木之類皆為民利有貢稅之法秋公之以報其功是祭社
亦在秋也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童注云田祖始叫

田者謂神農是一也以祖者始也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
穡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名殊而實同也豳雅七月也
牛鼓以尾為匡以革為兩面可擊也

呂記王氏曰田祖者生而為田峻故而為田祖若樂工之在而
為樂祖也

疏義羅罝致禽以祀絜羅罝句羅網也罝止也以網捕獸盡
而網止則獻所獲之禽以祭四方之神也蓋秋獮之禮如此○
神以豐年之福賜農人我則因農人而受福○因報成而知有
賴於民如此則又當祈年而為農夫計矣是蓋一時之祭而報
祈之意具焉者也○此章言其奉方社田祖之祭如此
增釋許氏曰此傳田峻與經三章田峻不同傳以神言經以人

詩經卷之六 豳雅 七月 田祖

言○又曰疏意謂后土有二名同實異祀則祭五土之神而以白龍配非祭大地也

麟按句龍之官亦為后土是后土有三也頗雜○集傳明亦叶誤即反慶亦叶祛羊反亦五句一韻為一截與上章同○純色為犧當是中犧牲之意○名物疏五土者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賦也○曾孫主祭者之稱非獨宗廟為然曲禮外事曰曾孫其饗其武王禱名山太川曰有道曾孫周主發是也饁餉攘其旨美易治長竟有多敏疾也○曾孫之來適見農夫之婦子來饁耘

者於是以備與也○備至其所而田畯亦至而喜之乃取其左右之饋而嘗其旨否言其上下相親之甚也既又見其禾之易治竟畝如一而知其終當善而且多是以曾孫不怒而其農夫益以敏於其事也

疏義以申首章之意也自曾孫來止至嘗其旨否皆適南畝之事易治竟畝即耘耔之事農夫克敏則髦士能體勸農之意也輯錄陳氏曰先儒以治兵為外事然巡狩朝聘盟會之類皆外事也○謝氏曰攘其左右者所取非一夫之餉也既取諸左或取諸右嘗其旨否者所嘗非止一夫之餉也何者為甘美何者為不甘美無不知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不曰取而曰攘者以公卿之貴而食農者之

粗糲彼必有所不敢敵者故穰而取之

六帖善者實穎實粟之美有者萬億及秭之饒

說通此章即首章之今遠南畝而又提起言之

麟按集傳否叶補美反有叶利已反敏叶母節又與下章俱兩

句一連然俱于六句小截觀注理自見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

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庾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賦也茨屋蓋言其密比也梁車梁言其穹隆也坻水中之高也

也京高丘也箱車箱也此言收成之後禾稼既多則求倉以

處之求車以載之而言凡此黍稷稻粱皆賴農夫之庾而得之

是空報以大福使之萬壽無疆也其歸美於下而欲厚報之如

興

鄭箋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是言年豐收人踰前也

嚴緝錢氏曰稼禾也謂未刈時也今日代檀傳曰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疏云若散則相通以此稼對庾先言稼後言庾是稼為

未刈之禾庾為已刈未入倉而露積之禾也今考經有二茨

牆有茨楚者茨皆為蒺藜此如茨與瞻彼確矣福祿如茨為

屋蓋茅茨非蒺藜也其庾在野隨意堆積有平而高者如水

中高地之坻有草絕而高者如高丘之京始言稼則未刈也

繼言庾則已刈而未入倉也於是求千倉以貯之求萬車箱以

載之先治倉而後箱載以輸之故先言倉後言箱也

疏義以申二章之意也千倉萬箱以上發我田既穡一句報以

介福則介稷黍穀士女之云也。六帖報以介福。須象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飽意以。祭時欲微惠于神。以報之。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慶亦叶祛羊反。稼庾解。斷當如嚴緝。如笑只言容此。不得又如孔疏着高大說車梁多解為輿梁木。全梁輿語較勝。穹隆者滿起之意。皆望而擬之者也。

甫田四章十句

六帖此詩諸說紛。不過要將前面三章捱時。潤月次第。相因。故為牽合附會。以就其所見。不知詩人作詩。不此史官作史。家編年敘事。不容錯亂。若詩人之旨。一章自為一義。或順時述事。或錯舉成文。或預道將來。或追叙往昔。

或更端別敘。或重言復說。或因枝振葉。或沿波討源。換章則換事換韻。則換意。變化錯綜。如春山夏雲。湧刻異態。不可拿捏。初非拘。以時月為先後也。如以詩本是報賽之樂。當作于秋祭之時。首章述耘耔之數。二章說折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則次章為秋時之祭于義。既通三章。不論為省耘省穫。都無不可。何必瑣。傳會也。凡說詩全要體會大意。圓融活脫。則觸處康莊。若拘牽局促。泥滯舊闕。雖層層齒落。終不出葛藤窠臼矣。講意此詩固重有年。上亦重勞農上。此篇內所以多歸美農夫之辭。蓋言有年見得于神。不可不祭。而祭祀固所以

為農也。此所以來大田之祭也。

刺幽也。言
於寡不能
自存焉。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賦也。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蘇氏曰。田大而種多。故於今歲之冬。具來歲之種。戒來歲之事。凡既備矣。然後事之。凡其利耜而始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曾孫之所欲。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鄭箋將稼者必先相地之宜。而擇其種。季冬命民出五種。計耦畊事。修耒耜。具田器。此之謂戒。孔疏以下經始說畊事。則此未得下種。故知既種為相地之宜。

而擇其種也。月令云。善相丘陵土地所宜。五穀所殖。司稼云。掌地邦野之稼。而辨其種。種之種。與其所宜。注云。知種所宜之地。草人云。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即分地之利是也。故引月令并云。出五穀為之種也。計耦事者。以畊必二耜相對。共發一尺之地。故計而耦之也。耒耜之具。別言田器。則耒耜所用。故彼注云。鉉箕之屬。命民即是戒之。故云此之謂戒也。既備者。辭絕上事。此在往年。至春始用云云者。緩辭也。

嚴緝直氏曰。苗生葉以上。皆條直而茂大。疏義。庭訓直者。直則茂。曲則生不遂矣。農夫勤敏。而得黍稷茂盛。如以用之。以順曾孫之欲也。蓋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故用力致此。以順之。一章地廣而餘盡。畊種之功也。

麟按線與戎叶集傳亦滿彼反與事非叶穀工雉反碩常約
 反與若叶則首二句為一截下六句各三句為一截依韻轉折
 無疑也通解講意俱欲到六句截非是六帖謂通章一韻亦未
 確○既備乃事虛覃非叶載正乃事之實也故可作一截以
 之之事播厥三句又一截以播之之事○今歲之冬具來歲之
 種戒來歲之事以本蘇子由說也其實當是言舊歲之冬具今
 歲之種戒今歲之事○以碩說苗即大學莫知其苗之碩字
 今解大學者多似言穀不言苗亦誤○據魯詩世學以農夫報
 工之詩本由公說也世學又引子由詩傳謂為東坡其失于簡
 點如此○碩字既作常約反而與若叶則大學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亦自相叶也古諺無不叶韻者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也田
 穡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賦也方房也謂孚申始生而未合時也實未堅者曰稂稂章梁
 莠似苗皆害苗之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
 賊皆害苗之蟲也稗勿末也○言其苗既盛矣又必去此四蟲
 然後可以無害田中之禾然非人力所及也故碩田祖之神為
 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為證夜
 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壅蓋古之遺法如此
 鄭箋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稂莠擇種
 之善民力之事所致之

釋文蠹字亦作或說文作蠹蠹木又作蚌爾雅云隨以食為名

郭云皆蝗類也

孔疏以_以童承_上苗長之後皆論秀實之事_{阜音為造訓為成}
 也文在堅上阜成而未堅故云實未堅曰阜也舍人曰根一名
 童梁郭曰似莠是也仲也之詰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似粟莠似苗也○阜是未堅方文又在阜上初秀始欲結實之
 時故云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谷時也米生於中若父之房
 舍然也孚者米外之粟皮故經者一孚二米言一皮之內有兩
 米也甲者以在米外若鎗甲之在衣表其種於地則開甲始生
 故月令孟春云其日甲乙注云物之孚甲始生謂開以孚甲生
 出也禾既有穗即生孚甲故云盡生房矣房生既成則有米實
 故云盡成實矣既已有實稍向熟成故云盡堅熟矣衆穗皆隨

故云盡齊好矣稂莠苗既似禾實亦類粟若擇種去其細粒
 禾除其非類則無復稂莠○李延云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
 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蝻也食禾節言貪狼故曰
 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孔萬民財貨故云蝻也陸璣云螟似
 子方而頭不赤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
 說云蝻蝻也食苗根為人患舊說螟騰蝻蝻一種通作一蝻
 殺賊姦究內外言之耳故捷為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
 同故分別釋之○蟲災之盛植者亦食以穉者偏甚故舉以言
 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穀粒之生先有房申而後充實既實矣而未
 充滿曰阜既阜矣而未黃綻曰堅既堅矣而可剪刈曰好

嚴緝闕官植稭殺麥傳曰後種曰稭疏曰後種後稷以其遲晚故幼穉也

疏義去稷莠在久去蟲蝗在神故有望于田祖如此○姚崇事開元四年○二章苗盛而願除蟲蝗之害也

輯錄章梁之梁說文作節禾粟之穗生而不成者○害苗之草今其土力害苗之蟲戕其根株

麟按集傳卑子苟及好許苟反與莠叶三句為截膳與賊叶二句為一截大常委反與穉叶三句又一截亦依韻轉折○稷

解餘見曹下泉

○有滄妻妻與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穉以有之斂穉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賦也滄雲與貌萋萋盛貌祁祁徐也雲欲盛盛則多雨雨以徐則入土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由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穉束秉把也滯亦遺棄之意也○言農夫之心先公後私故望以雲雨而曰天其雨我公田而遂及我之私田乎冀怙君德而蒙其餘惠使收成之際彼有不及獲之穉禾此有不及斂之穉束彼有遺棄之禾把此有滯漏之禾穗而寡婦尚得乳之以為利也此見其豐成有餘而不盡乳又與鰥寡共之既足以為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不然則粒米狼矣不始於輕視天物而慢棄之乎

孔疏秉刈禾把也聘禮曰四秉曰筥注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昔穉名也若今萊易之間刈稻聚把有名為筥者掌客注

云米未之秉官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官謂一穡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舊四把耳米之官則五斗王制及書傳皆云於寡孤獨天民之窮而無告者皆有嘗餼地官遺人門關之委積以養老孤則官自有餼而復措捨者以豐年於寡措捨足能自活王者恐其不濟或力不堪事乃餼之

呂記長樂劉氏曰稱謂穗之低小刈穫之所不及者

嚴緝彼處有不獲刈之幼禾○長樂劉氏曰皆緣豐稔農夫之

力所不能盡也而鰥寡享其餘利

隊義三章願得豐年而望雲雨也

通解彼此謂彼處以處兼公由私田寡婦乃民之無告不得受

百畝之田與八夫之列者五句以下俱農夫望雨之辭非已然

○事注使字當看

麟按此與下章俱在四句截上四句一韵下五句另二韵

傳音濟大全才計反嚴緝音劑是也六帖此與下章俱作通章

一韵似無據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來方種祀以其騂黑

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也精意以享謂之禋○農夫相告曰曾孫來矣於是與其婦

子饁彼南畝之穫者而田峻亦至而喜之也曾孫之來又禋祀

四方之神而賽禱矣四方各用其方色之牲此言騂黑舉南土

以見其餘也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

呂記東萊曰來南土則用騂牲來社方則用黑牲獨舉騂黑者

孔氏所謂略舉三方以為韻句是也。踈義來方禋祀來禘祀四方也。語辭如此。○章首四句與甫田同。但彼則君上勸農而見農夫之勤。此則農夫相勸以慰君上之心。一為耘耔之時。一為收斂之時也。○賽者報豐年禱者祈稟福。○四章已得豐年而舉報祈也。輯錄吳師道曰。此詩為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而亦首稱曾孫。可以見裕之質厚。而上下親愛之誠。○太人安成。劉氏曰。此詩為農夫之詞。故以此為農夫相告。○臨川王氏曰。田峻至喜。喜其趨獲事也。通解來方來字即來止來字。若曰曾孫之來。非但省斂而已。又行賽禱之禮。如此方見注中一又字。

麟按曾孫來止。農夫之言也。以其婦子。農夫之與也。最要得注中於是。以其字分明。集傳兩祀字俱叶透織。反。福叶筆力。反。與楚茨同。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前篇有擊鼓。以柳田祖之文。故或疑此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即為幽雅。其詳見於幽風之末。亦未知其是。否也。然前篇上之人。以我田既臧。為農夫之慶。而欲報之。以介福。此篇農夫以雨我公由。遂及我私。而欲其享祀。以介稟福。上下之情。所以相賴而相報者如此。非盛德其孰能之。

詩經說約卷十六終

